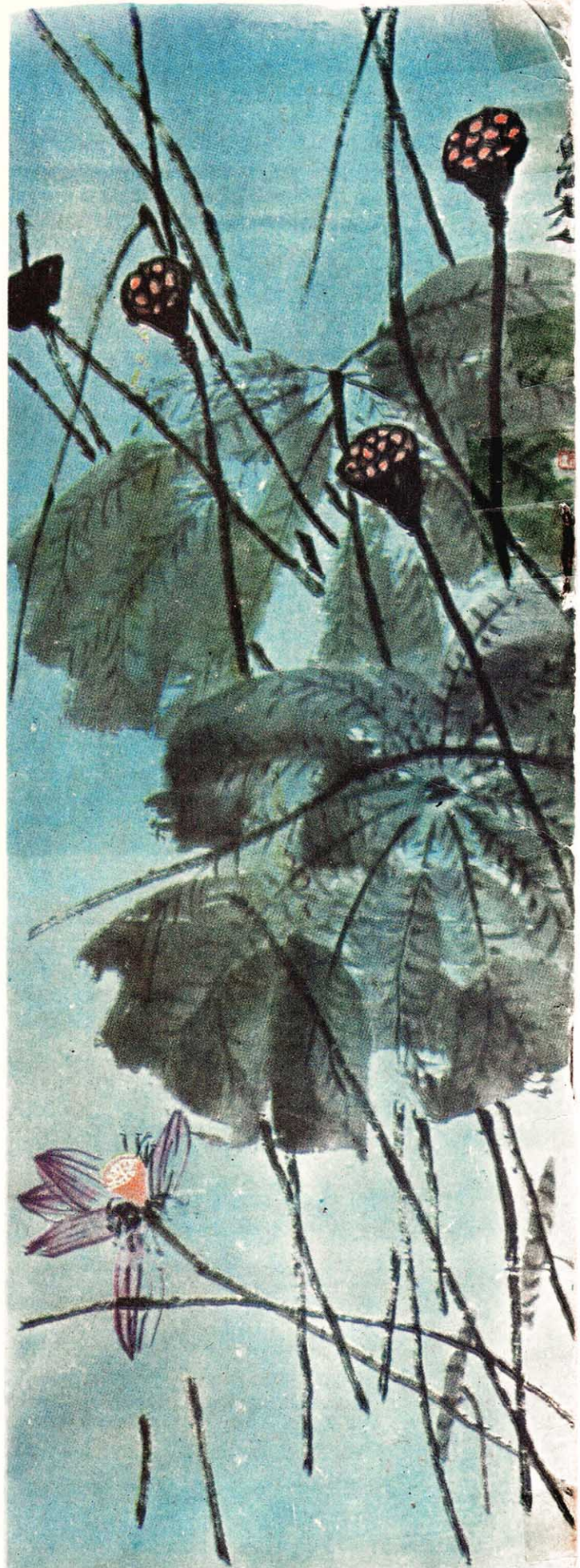


浪花

文藝性月刊第四期

4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1344
吉隆坡集成公司承印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浪花

第四期

出版者：浪花
 編者：浪花
 承印者：吉隆坡集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
 本社地址：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L.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馬來亞聯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1344)

目

錄

- (一) 文學與社會教育 - - - 宋 錦 (1)
- (二) 漫談舞蹈的角色創造 - - - 林長松 (2)
- (三) 死的隨想 - - - - 李 茹 (4)
- (四) 白鴿的話 - - - - 流 火 (4)
- (五) 唐詩的發展前後論 - - - 沙 岸 (5)
- (六) 流水之歌 - - - - 宋 朗 (6)
- (七) 在那深山密林裏 - - - 田 鞭 (7)
- (八) 矮仔兵 - - - - 田 鞭 (7)
- (九) 馬華小說的新收穫 - - - 謝煒光 (8)
- (十) 年青人的歌 - - - - 謝 偶 (11)
- (十一) 金榜斯南裁得名的傳說 - - - 鍾山松 (12)
- (十二) 陷 阱 - - - - 趙 杜 (15)
- (十三) 表妹的日記(續) - - - 麗 雅 (18)
- (十四) 火的道路(續) - - - - 史 (20)
- (十五) 阿 基(續) - - - - 濱映譯 (23)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各種稿件：
 1 小說，詩歌，散文特寫，述記，雜誌，隨筆，戲劇，寓言，童話等。
 2 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青年修養及鄉土介紹。
 3 外國及本國翻譯品。
 4 漫畫，木刻，素描，攝影等美術作品。
 來稿請用方格稿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 (二)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經本刊發表後之作品，本刊有權採用以出版叢書。
- (四) 來稿如欲退回，請附足郵費及寫上地址之信封。
-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之真實姓名及中英文住址，唯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七) 請勿一稿兩投。
-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 (九)

文學與社會教育

宋錦



文學起源於勞動，原是在人們在勞動過程中，爲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被創造出來的，它來自勞動的生活實踐，因此，它與現實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整個文學發展的歷史証實了，無論那種體裁的文學作品，都是在一定的現實生活基礎上產生的。沒有那樣的現實生活，也就不可能產生那樣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們說：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同時又對現實生活起着積極的作用。「一部好的作品必須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否則，即使那作品文字多雋永，技術多高超，情節方面多曲折，壽命却是有限的。」一部真正偉大的作品，必須是能够正確地、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幫助人們認識現實生活，了解生活。托爾斯泰的「從戰爭與和平」之所以偉大，因爲它幾乎包括了十九世紀初十年的俄國的政治事件和社會現象，從這部作品我們認識到的無疑將是當時的整個社會歷史。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被肯定了，那麼，文學對現實生活起着怎樣的重大影響呢？也就是說，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是怎樣的？我們說過，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它反映現實生活并非是被動的，照相式的反映。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現象是複雜的，作家反映生活必須經過概括加工而集中的表現出來。因此，作品中所反映的是經過作家的認識和評論過的現實生活，它必然包括有作家的思想在裏面。無論什麼作品，都是在作家的一定思想傾向指導下，宣揚某種道理，暗示某種思想，這就是所謂文學的傾向性。所以，文學作品的內容可以說是說是客觀的現實生活和作家的主觀思想的統一體。同

樣的一種現實生活的題材，經過不同思想的作家的創作，也就會成爲兩種截然不同的作品。例如：「水滸傳」「蕩寇誌」都是同樣以北宋農民起義爲題材的，前者是歌頌農民起義，而後者却把他們寫成草盜流寇。由此可見，作家思想對作品的好壞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一部作品的好壞又對讀者起着非常重大的影響；更廣泛地來理解，那就是對整個社會，整個現實起着重大的影響。文學反映現實，被社會生活所決定，反過來，它又積極影響現實，推動社會發展，這就是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

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基本上可分爲三方面：第一，文學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生活（文學的認識作用）。文學是現實生活在作家思想的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有人物的容貌、姿態及其他一切外在特徵的描寫，也有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意志等精神世界的刻劃。在作品中，即能看到人物的各種性格的表現和發展，也能看到人與人以及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通過文學作品，甚至可以看到某一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全貌。許多偉大的作品在我們面前展示了古今中外多個時代，多個社會的場景，幫助我們擴大了眼界，深刻地認識了現實，而且必然啟發和鼓舞人們去改造現實。所以，高爾基說：「……幾乎每一本書都似乎在我面前打開了向着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子，把我所不知道的、沒有見過的人物、感情、思想、以及關係講給我聽……我愈讀得多書籍，就愈使我和世界親近，生活對我也就愈顯得燦爛和有意義。」

第二，文學可以幫助人們獲得正確的思想觀點（文學的思想教育作用）。文學教育人們是通過藝術形象來潛移默化、感染和熏陶讀者的思想感情，形成正確的是非善惡觀念和培養健康的愛憎感情的

。我們知道，作家把現實生活體現在藝術形象中時，是表現了自己對這些生活的肯定和否定的態度的。魯迅說過：「一切的文學都是宣傳」就是這個意思。我們讀過魯迅的「阿Q正傳」就會對精神勝利法覺得可笑和可悲；又如我們讀了許多描寫爲國家爲民族獻身的英雄人物和故事的文學作品，就會激發起愛國的情緒。總之，文學作品是以血肉飽和着思想，它激發人們追求真理，反對一切醜惡的東西，培養人們熱愛國家的感情，它在人們心中喚起一切美好的感情而要求自己在鍛鍊中變得更高尚、更健康，逐漸養成良好的品德和性格。

第三，文學可以培養我們的藝術鑑賞能力和對現實的審美態度（文學的美感作用）。審美的態度、標準不是抽象的、超時代、超社會的；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美的感受會截然不同。魯迅說過：「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會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因此，我們所說的審美態度是正確是審美態度。正確的審美是培養高尚品性的重要條件，生活中的美的觀念，是和理想的概念相一致的：真正的美的事物，就是理想的事物，它是人們從現實生活中所感到的、并積極追求的那個美好的、和諧的、完善的，可以實現的理想。因此憑着正確的審美態度，可以擴大人們對生活的認識，正確的理解生活，并以正確的道德標準和美學標準來評論生活，肯定先進的、新生的東西；否定落後的、舊的東西。詩人臧克家說：「文學欣賞，是一種最高尚的精神享受……欣賞的人可能完全進入作者所創造的那個藝術境界，如像深山探寶，滿載而歸，自然是心曠神怡，快感無限……」。由此可見，文學的認識作用和思想教育作用，是和美感作用分不開的。

文學的社會教育中，三者應該有所側重。最主要的是文學的思想教育作用；其次是文學的認識作用（生活的教科書）。再次是文學的美感教育作用。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重修



漫談舞蹈的角 色創造

松長林



舞蹈是藝術的一種。本邦的藝術活動，舞蹈藝術也是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藝術是以形象，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經過概括了的生活事件去啟發群眾的思想和教育群眾的。換句話說，藝術的思想和感情，是通過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的行為，去感動群眾和教育群眾的。舞蹈既然是藝術之一，它當然也不能例外，也是以人物形象及人物形象的行為去教育群眾的。但是，本邦的舞蹈演員對於人物形象的創造，向來是忽略的，這是本邦舞蹈界在工作上的大缺點。不過，這不能全怪我們的舞蹈演員，舞蹈界有這種缺點存在，確實有很多客觀上存在但又不容易解決的困難。比如說在理論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困難之一，這樣一來舞蹈演員就無從着手，不知道要如何進行角色創造。沒有論理的指導，演員沒有創造角色的方法，那麼在舞台的角色缺乏鮮明人物性格，那還是必然的結果。所以，舞蹈演員對於角色的創造這個問題，是須要我們以最大的努力去探討和去研究的。但是，遺憾得很，我們舞蹈界的朋友對於這方面的努力，似乎顯得不夠熱忱。在這裏，把我在舞蹈藝術工作上，幾年來對這個問題的感覺提出來和大家研究。不過，我對這個問題沒有認真的研究過，沒有充份的參考一些資料，也沒有充份的時間好好的考思這個問題，只是想到就寫。所以，所談的可能不對，而且也不一定够全面。只是希望能引起大家對這方面的注意，努力的探討這個問題。

據我看來，我們的舞蹈演員不能進行角色創造，是由於以下幾點困難還沒有解決而造成的：

(一)我們的舞蹈演員對於舞蹈的結構及其特質的理解不够。本邦的舞蹈表演所推出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是外來品，不是本邦的藝術家所創作的。這些作品也絕大多數是短小精悍的作品，它們的思想感情當然都是積極健康的，但它們所反映的生活

範圍並不廣大，而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小部份或一個側面。這是短小精悍作品的特質。如「採茶撲蝶」，只是反映採茶姑娘上山採茶的愉快情景，以及勞動後撲玩蝴蝶的情景。這只是採茶姑娘們生活中的一個小部份或一個側面而已，但採茶姑娘們的生活並不只於此，當然還有其他方面的生活。我們通過這個生活中的一個小細節，可以看到姑娘們的勞動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非常幸福的。在這裏面，勞動的生活氣息是非常濃厚的。雖然歌詞裏有「過去採茶為別人，今天採茶為自己」這樣的話，但只是一句話而已，它只是順帶提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體制，並沒有去描寫社會的複雜的發展過程。又比如說「鄂爾多斯舞」，它只是描繪蒙古人民的慷慨豪放的性格，描寫生活在新社會裡的蒙古青年男女的如詩那樣美麗的爱情生活。它也不是描寫那些複雜的社會生活，而只是一幅美麗而簡單的繪畫。

短小精悍的作品是很難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的，所以在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中，舞蹈創作者並沒有着重刻畫人物的性格，也沒有重力去發展人物的性格特點。舞蹈創作者只是抓住生活中一個典型的生活事件，經過藝術的描寫及藝術的概括而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在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中，人物的行動經常是一致的，並且人物的年齡也經常是相彷彿的。如「採茶撲蝶」中的採茶姑娘，都是年齡差不多的年青姑娘，她們一起採茶，一起撲蝶。「鄂爾多斯舞」也是這樣，所描寫的都是蒙古青年男女的生活，是蒙古青年男女生活中的一個縮影。以上所舉的例子，創作者並沒有着意的去刻畫和發展人物的性格特徵，而只是通過生活中的一個小細節或一個典型事件，通過一個美麗而簡單的生活縮影圖，去反映社會的面貌，反映社會的本質，反映欣欣向榮的新社會。我這樣講是不是說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就沒有鮮明的人物性格，這些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就沒有個性了呢？不是的。事實上沒有個性的個性是不會有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共性只能包含在個性中，只有通過很多個性，我們才能看出及概括

出具體的共性。比如說在一個民族裏，每一個成員都具有這個民族的共性，如他們的皮膚、服裝、語言、生活習慣、社會生活等；但每個成員也都具有極其鮮明甚至極其強烈的個性，如好靜、好動、喜歡唱歌、喜歡跳舞……等等。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沒有一個人不具有這兩層性。從整個民族來看，所有的成員構成了整體的一個民族；從個別來看，每個成員都有他自己的獨特個性。那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作者沒有着力去刻劃人物的個性，沒有去發展個別人物的性格，並不等於說這些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沒有個性的。作者沒有意圖去刻劃個別人物的生活，只是通過生活中的一個小細節，或生活中的一個縮影去反映一般的社會生活，這是短小精悍的作品特點。所以劇本中的人物的個性並沒有很好的交代，那麼創作人物性格中的個性的責任，就落在表演者的身上了。舞蹈演員的任務，就是要好好的研究舞蹈基本內容，了解那個民族的生活的各個方面，然後經過主觀的努力，給以所要創造的人物以生命，就是結合人物的個性與共性，創造出一個有靈魂有血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來。本邦的舞蹈演員對於舞蹈結構的理解不夠，沒有清楚的了解這種短小精悍的舞蹈的特點，對於個性與共性的認識沒有深入的研究，因而無法進行角色創作，這是可以理解的。

(二) 以上所說的那些短小精悍的作品的人物性格，和普通話劇中的人物性格，在某些地方，刻劃的着重點是不同的。我們通常在劇院所看到的話劇的演出，或者手上拿着的戲劇劇本，它裏面反映和所描寫的，都是社會較複雜的事件。它有完整的故事內容，有完整的，鮮明的各種不同人物性格，這些人物都按照其自己的性格和思想而展開自己的活動。戲劇內容的發展大多數是有衝突性的，有衝突高潮。所以戲劇演員在創造角色的時候，有劇本的人物描寫為依據，戲劇演員可以抓住這些基本的描寫去進行創作。但是，短小精悍的舞蹈作品卻沒有這種條件，作品中並沒有着力的去刻劃人物的性

格特點。那麼，我們的舞蹈演員就應該尋找補救的辦法。我們的舞蹈演員就要去尋找資料，去了解並熟習角色的民族特點，而且還要經過主觀的努力去創造一個活的人物形象。過去有些批評家要求我們的舞蹈演員去研究戲劇中的角色創造的方法，這是完全對的。不過我們要強調的是，舞蹈演員學會了角色創造的方法之外，也要了解在進行創造的過程中，是各有特點的，或者說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我們的舞蹈演員，有一部份（少數）是很認真學習的，有些人聽了批評家們的意見後，是有去找些有關角色創造的理論來讀的。但是學會了之後，還是不能夠用，在角色創造上還是無從下手。這種經驗，我本身也是有過的。記得在幾年前，我和幾個朋友一起排演「鄂爾多斯舞」。在演以前，我亦已經考閱讀過一些有關角色創造的書籍。其中有一二位朋友亦有參加過話劇的演出，懂得一些角色創造的知識。但當我們要試圖進行角色創造的時候，我們覺得根本無從着手。當時我發覺到我們的創造工作和話劇的角色創造，有很多不同點。當時我覺得話劇演員根據台詞及當時劇中的情景，就能流露出感情來，但我們做起動作來時，却硬梆梆的沒有一點感情，所謂角色創造當然也成了泡影。這就是我們當時不明白戲劇的入物性格和短小精悍的舞蹈小品的不同點，不懂得這些短小精悍的舞蹈所刻劃的，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小細節，只是生活中的一個縮影，而把剛學會的直搬過來使用。我相信很多舞蹈界的朋友，都有過我們那樣的經驗，都碰過這樣的困難的。

舞蹈的角色創造和戲劇的角色創造，事實上是相同的。只是舞蹈的表現方法是通過動作，而戲劇是通過語言和對話。短小精悍的舞蹈小品要有鮮明的人物性格，戲劇亦然。只是舞蹈小品沒有着意的去描寫和發展個別的人物性格，而戲劇却努力的表現個別人物的性格及思想，並努力的去發展個別人物的性格及思想感情，使他們發展促成戲劇的高潮。短小精悍的舞蹈小品只是通過一個生活中的小細

節或一個縮影圖去反映一般的社會面貌，而戲劇却描寫複雜的社會事件，反映複雜的社會中的人的關係。但以上這些只是描寫着力點不同而已，鮮明的人物性格是雙方都要有的。兩者所反映的，都是人的社會生活，都是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來反映社會的。

(三) 演員的修養與角色的創造，有着密切的關係。的確有很多演員對於人物形象的理，還是很模糊的。人物形象這個問題，就好比一個目標，創造角色的方法就好比航海的技術，演員就好比一個船手。試想一下：對於目標不清的舵手，他能把船駛到目的地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演員的藝術修養越高，他對於角色的理解越深，那麼他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則得到相反的結果。上面所提到的舞蹈演員對於舞蹈結構的理解不夠，造成演員無法進行角色創造，事實上也是修養問題，假如舞蹈演員的藝術修養高，這種困難就根本不會存在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斷的要求本邦的舞蹈演員，要在堅持工作的同時，也要不斷的提高他們的理想認識，不斷提高他們的藝術修養的原故了。上面提到的個性與共性的問題，事實上也是修養問題，假如演員們能對這個問題有深刻的認識，對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人物的千絲萬縷的關係，那麼他們一定能夠創造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來。不但對於角色創造問題能夠迎刃而解，對於現存的其他藝術上的困難，相信也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因此，舞蹈演員對於本身的藝術修養問題，應該是給予重視的。就是在堅持工作崗位的同時，努力的學習充實自己，不斷的提高思想認識，不斷的提高我們的藝術修養，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舞蹈理論問題是能夠解決的。



死的隨想



年紀輕輕就提到「死」，難免要被勇于生活的君子們嗤之以鼻，斥之曰：「不長進」的。無奈我們的社會還不是什麼「理想的樂園」因此于為生活而奔波之餘，靜夜坐在昏暗的燈下，有時也就要想到「死」，做關於「死」的雜感了。

死的滋味究竟如何？誰也不知道，說不出。但我們讀到有關於若干文學巨匠的創作生活的記述文章，知道了許多大作家在寫到自己的作品的主人翁死掉時，作家的內心也像經歷了「死」的滋味一般：有的滿臉淚痕走出書房；有的進入痴迷狀態，口里喃喃噙道：「死了！死了！」有者甚至于寫完了，自己也跟着暈厥過去，醒來還茫然若有所失。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然而死的滋味究竟如何，我們這些局外人依然不得而知！

關於死，有種種傳說和故事。虔誠的教徒說：人死後向善的可以進天堂，上帝會招待他吃火腿三文治；釋迦的信徒們說：人死了都要化為鬼，進地獄，地獄里有鐵面無私的閻羅天子，刀山油鍋。屈原詩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不過是詩人的豪語，要打折扣的；扁鵲死後又化身戲弄曹操，仙氣逼人；不過是小說家幻想出來的玩意，沒有什麼深意的。

死的故事中最為詩人文士所羨慕不置的，恐怕莫過於拜倫的戰死希臘了。「詩人」而竟至于戰死，不只偉大，而且光榮；真是死的壯烈，死的美麗，很符合「詩」的精神的。去年以來，我們許多高貴的詩人忽然像曠野的應聲蟲，競相嚷着要做「英雄」了，什麼「我要死呀，祖國！」「永別了，愛人呀！」「噯呀呀呀……」之類的詩句大量湧現，實在也很有「拜倫風」，就道出了箇中消息。

魯迅先生說：「豪語的折扣其實也就是文學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須打一個折扣，連自白其可憐和無用也還是並非「不二價」的，更何況豪語。」把這句話一和詩人們的「活呀！」「死呀！」「祖國呀」之類的詩併起來讀，就要大煞風景了。

陶淵明生當亂世，念念不忘于「死」，是情有可原的。現代詩人念念不忘于死，豈但是豪語而已哉，簡直是還沒有完全脫離愛人的懷抱的嗷語，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的。我不知道拜倫在乘船去希臘時是不是還念念不忘于他的愛人，而我們的詩人在寫到「死」時也不會忘記將愛人寫進去，却實在是使人感動涕零的。這也頗符合于「詩」的精神，尤其符合高深莫測的「現代詩」的精神。

俗語說：「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真正有價值的死不是閉着眼睛的瞎闖，是聯繫着人民，聯繫着工作，為了使我們的下一代活得更好才去死。善于嚷嚷的並不一定都是英雄。就好像下一陣雨，一隻青蛙鳴叫，許多青蛙也會跟着鳴唱一樣，以為天要塌下來了，而其實並沒有塌。高貴的詩人們的傑作，也不過如此而已。

這樣的死，不過如微風過後的一片落葉，隨風飄去不知所終。還有誰會記起他呢？

魯迅先生在「死」一文里也想到死。然而他接着想到的却是工作：要寫些什麼文章，編些什麼書，譯些什麼稿，而且「要趕緊做起來」！這是一個偉大的人的心的吶喊，不是人云亦云的嚷嚷。人民的利益是始終顯明地擺在他的面前的。

所以魯迅先生死了，億萬人却記着他。同樣是死，意義却如此懸殊！

· 李 茄 ·

白鴿的話

流火

藍澄澄天，
白鴿成羣飛翔，
在艷陽下亮着翅膀，
你們要飛向何方？

啊！我們要飛過碧海，
到北方去享受陽光；
在那陽光的土地上，
充滿了幸福和安康。

白鴿啊！我們也願同往，
請指示我們方向；
那怕萬水千山，
我們也有足夠的胆量！

你們有足夠的胆量！
幸福一定來到你們眼前；
你們不必和我們同往，
最幸福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鄉！

白鴿啊！你們的答話，
真太使我們失望！
我們的氣都快喘不過來了，
這地方那有幸福可講？

這地方的幸福已來到不遠，
再賣力吧！幸福就快出現！
別地方人們血汗凝成的果實，
你們吃了也變得不够香甜！

藍澄澄的天，
白鴿成羣飛向遠方，
留下一片合唱的餘音，
仍在家鄉上空迴盪……

「善良的人類啊！
二十年後，
讓我們在勝利的幸福歡笑中，
熱烈地再見！」



中國的詩

歌傳統遠從詩經，楚辭就已經開始了，經過漢魏六朝，直至唐代，就放出了不可掩抑的異彩，因此，詩歌的茂盛就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頁空前絕後的輝煌成就。

詩到了唐代為什麼會特別與盛呢？考其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幾點所造成：

(一) 中國的社會制度到了唐朝會有了一個很大的變革，如經濟的力量所給予文學藝術的影響。隋代統一了南北朝的對峙局面，是使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關鍵。從唐代的統一到安史之亂給予唐代前半段時期的生產力非常發達，不論農，工，商業在國內國外都有迅速的發展，這種經濟上的發達，自然帶來文化上的繁榮，所以唐代文學藝術各方面的成就都非常之高，最顯著的就是用科舉制度代替了「直維護貴族利益的「九品中正制」，使到卑賤及中下層的知識份子有了機會參與政事。而這種科舉制度的科目之一，恰好是以詩取士的，因此就造成了一般人對詩歌感到興趣，甚而對詩歌的學習和創作的風氣，因此，詩歌的興盛和普及，就成為必然的現象了。

(二) 是因為在唐以前南北朝在詩歌創作和技巧方面有所不同；南朝是以形式之細、曲折描寫，和音律詞藻之講求，給詩歌的藝術技巧帶來了

多樣化。而北朝却是以樸實真摯的思想感情寫照，以後兩者經過交流和融合，到了唐代，就造成了詩歌全面發展的新局面和新氣象。

唐詩無論在形式和內容方面，是遠比漢魏六朝以來的詩歌豐富若干倍，其主要原因就是當時社會的變化影響文學藝術，以至詩歌並非少數貴族的專利品，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與作品，大半都是來自中下層階級，因為他們比較接近老百姓，了解民間的痛苦，並能體察和表達百姓們的情感和意識，至此詩歌的內容日益豐富，詩的意義和境界也日增高遠。因此，唐詩

詩詞雜談之一

唐詩的發展前後論

·沙岸·

不只是當代的興盛，也給中國文學帶來了萬丈光芒和無比的驕傲。

全部唐詩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

初唐時期是由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起至唐玄宗開元（公元七一三）止，約有一百年。

初唐也就是詩的萌芽時期，這時的詩乃是承襲齊，梁的遺風，因為當時南朝纖巧濃麗的詩風還在影响着詩壇，但已由華靡浮艷漸趨於凝煉清新了，這時期詩的最大特色是：(一) 確定近體詩的格調，(二) 開發了詩的新紀元。初唐著名詩人很多，

如上官儀的詩綺錯婉媚，其詩特別注重對偶，後人稱為上官體。宋之問和沈全期，杜審言的人格是不敢敬維的，然而他們的詩才超卓，極注重協律確定詩的格式，後人稱他們為律詩之祖。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四人，其作品均真有齊梁的作風，他們却是很有才氣，而身世坎坷的詩人。此外尚有蘇味道，李嶠，崔融，杜審言，陳子昂，張九齡，張旭，賀知章等均為當時後起之秀。

盛唐時期（約公元七一三到七六六年，即從唐玄宗開元年到唐太宗大曆元年）約五十五年，這時期是詩的成熟時期，當時的詩光輝萬丈，爭妍鬥麗，不但是唐詩極興盛的時期，亦是中國詩歌的最輝煌燦爛的時代，詩的演進已達到了最高峯，在這時期裡所出現的著名作家，真可說多得不勝枚舉，當然詩歌的內容也極為廣泛。這時期之所以興盛，其最大原因是傾向古樂府，直追漢魏，而又能自造新辭，不限原意，不拘聲調，打破傳統束縛，並且帶有豪邁的進取心，盡量發揮了作家自己創造的天才，這就是後人所稱道的所謂「盛唐氣象」了。

盛唐最偉大的詩人，首推李白和杜甫，此外還有酷愛山水田園的王維和孟

浩然。描寫邊塞風光的李頎，高適和岑參。以絕句擅勝傷的王昌齡和王之渙等，真是應有盡有，美不勝收。

中唐時期（約大曆元年開始到公元八一五年，即唐文宗太和九年）這時期的詩以韋應物和劉長卿為端，以大歷十才子為繼响，以元和八大詩人為骨幹。當時社會動亂不已，民生也日趨離散，因而反映民間痛苦的詩人，如張籍，元稹，白居易等，一時並起，他們用淺顯簡括的語言寫出人們內心的怨抑不平，為後世所贊頌。而稍前者之大歷十才子（即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圖，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在當時雖享有名氣，但到了現代看來，不免顯得平淡了。與元，白同時，還有在風格上力求新變革而不免蹈於生硬艱澀境界的一派詩人，他們即被稱為八大詩人的韓愈，柳宗元，孟郊，賈島，李賀，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當時這派的詩却被後人稱為元和詩體。

他們的詩，風格各不同，韓險，柳清，效塞，島瘦，賀鬼，元平淺，白通俗，劉雋永，也是在中唐詩的中興功臣，但這時期是以韓愈為代表人物。

晚唐時期（即公元八三六到九〇五年），這是唐詩的尾聲，當時詩歌至此又重新走上綺靡藻繪的途徑，其中最著名的詩人有牧牧，李商隱，溫庭筠，世稱晚唐三大家，其作品正如一抹迴光反照的斜陽，雖只有那一剎那之間的殘輝，但紫霧紅霞，却給予後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凄艷印象。而唐代文學就在這美麗而無力的風格之下，結束了它輝煌的生命。

流 水 之 歌

· 朗 宋 ·



你會經駕着想像的翅膀，飛上那高山的峯頂嗎？白雲會經多少次越過那峯頂，揉揉眼睛，把手搭在肩間，在眺望，在眺望那峯頂呀！你說，爲什麼白雲在眺望峯頂？因爲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在那裏，你可以看見粗大的野樹，站得穩穩的，它那綠色的葉子，伸向天空，風聲裏，似乎是向遠方呼喚着。還有那綠籐，是多麼多情呀！它們纏着樹，日日又夜夜。在那峯頂，啊！有着動聽的歌聲呢！那是鳥兒，是鳥兒站在這棵樹上，站在那棵樹上，在歌唱，在歌唱呢！

啊！那是美麗的峯頂，那是我的故鄉。我忘記了是在什麼時候，就生長在那峯頂了。在那自然界裏，會有多少樹，會有多少鳥，在向我讚美着：這是一個理想的幸福地方。我感到榮幸麼？因爲我生長在那峯頂。沉思後，我明白了。這裏不是我的理想地方，因爲在這裏我不能翻滾，我不能掀起巨浪。於是，我奔了，我跑了，我越過石塊，我穿過石縫，我向山麓奔去。腳在動，嘴在唱，「涼涼涼！

……」我輕脆地低歌。

我從青草的身邊擦過，我從綠樹的葉子下穿過，我從膠林裏穿過，我也曾經因爲看見一隻猴子在椰樹上喝了椰花酒而昏醉而笑出泡沫，我更曾經和鄉村的洗衣姑娘開玩笑，把她們的衣服偷偷拉走……

有一棵椰樹，有一棵橡樹，有一棵青草它們曾經譏笑我，說我是傻子，整天匆匆忙忙地奔波着。

「我要趕向大海！」我簡單地回答。

「你爲何不停留在山村裏？」曾經有一塊姑娘洗衣用的木板這麼問我。

「山村裏的生活太單調了。日日夜夜所看到的，所聽到的，都是一樣。」嘴回答着，我的腳仍然跑着。

「你爲何響往大海呢？」曾經有一條木橋問我。

「大海是戰鬥的地方，那裏有浪濤在暴風的壓抑下翻滾，在驟雨的抽打下咆哮！」望着前程，我回答。

「你不用担心路程的艱難麼？」曾經有一棵含羞草問我。

「艱難？我從沒想過。我只懂得奔流不息地前進，不屈不撓地戰鬥；縱使是水閘截住了去路，我一樣要前進！」我回答。

我的脚步更快了，就像我那嚮往大海的心的節拍；我的歌更粗更響了，歌聲裏蘊藏着力量。

我恨不得立刻投進大海的懷抱，因爲我實在想加入怒濤的隊伍。這世界並不如那峯頂，這世界實在太複雜了，這世界實在太醜陋了，這世界實在太殘忍了……我看不慣啊！我看不慣這世界，我要投入大海的懷抱，去高歌理想！

當我流過膠林的時候，我曾經看見一個胶工呆地站在我身邊，他的眼眶盈溢着淚水，他的嘴巴喃喃自語：「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

我感到驚奇，我感到懷疑，我不明白；他的孩子到底怎麼啦？於是，我問那佇立着的胶樹。

「他的孩子死啦！因爲他沒有錢醫治孩子的病！」

「他懶惰嗎？爲什麼他沒有錢？」

「不，他很勤勞，每當天未亮時，他就開始割胶了，下雨天，他又做雜工。但是，他很窮，因爲一斤胶他只能得兩角錢。他的老母，他的孩子，都靠他雙手過活呢！」

我的心沉重了，我的血沸騰了，我的脚步迅速了，我奔向大海，奔向飄揚着戰鬥的歌聲的大海……

在路上，我和伙伴邂逅了，他也要奔向大海。

我們奔着，我們也說着聽過的故事，看過的事實。他告訴我：他也乘自一座高山，他也曾經從椰樹下流過，並且還看過一個採椰工人，不小心從樹上摔了下來，結果腳殘廢了，但沒有得到賠償……

我聽完了他的故事，他聽完了我的故事，我們的心更沉重了，我們的血更沸騰了，我們的脚步更迅速了，我們唱着歌，聲音是那麽響，那麽粗……

在路上，我們邂逅了更多的伙伴，他們也要奔向大海。一路上，我聽了更多的故事；忘記了是那一位伙伴曾經說：「聽說有許多遠方的船艦，把軍火運向東南亞來……」

更有一位伙伴說：「聽說湄公河，常年流着鮮紅的血……」

這是多麼叫人痛心呀！於是，我們的脚步更快了，我們的歌聲更響了，我們要奔向大海，去和更多的伙伴結合，去唱激昂的戰歌，去澎湃，去洶湧……

假如有船隻，載了祖國的財富，載了人民的血汗要遠去，假如有船艦，載了軍火，我們就要把它們吞沒，要它們葬身海底。這里不能任人宰割！這里不能有血腥味！

啊！聽到了，我們聽到了大海的歌聲，大海呵！大海就在前面！就在前面了！



在那深山密林裏 田· 鞭

小引

在那雲端深處
在那原始的古老深山
在那萬年的森林裡
有一羣人
他們冒着風寒
他們冒着危險
他們冒着毒蛇猛獸
週旋于高山大樹
穿梭于毒蛇猛獸

他們要叫大山低頭
他們要叫百獸讓路
他們要把千年的大樹
都砍伐下來……

(一) 出門

天微現朦朧
霧濃的厲害
看不見山
也看不見樹

破陋的亞答棚底
唯一薄弱的大光燈
映現出一羣人影
行屍般的人影

緊閉着臉
誰也不願開口
彷彿開口也是不幸的預兆

願心房在沉重地跳動
即使連吉利的下地
也將不出門……

一陣馬達聲劃破晨空
「大王」向原始森林開去

但願這一去
原班人馬都將回來……

(二) 深山裏的摩多聲

海洋的森林
陽光照不進來
陰森森的一片
充滿了恐怖

那角落，混濁陰暗
也許是瘴氣吧了
可是，大樹呵，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一株！

砍荆劈棘
他把斧頭開路
沿着老虎的腳印下來
我要把大樹砍下來

拉動了摩多電鋸
震破了寂沉的野林
也震動着兩伙仔的心房
別讓那大樹旁又留下一灘血……

(三) 夜裏的虎嘯

悲哀的蟲鳴
構成了恐怖之夜
漆黑、陰沉、神秘……

孤燈下
伐木工友們
像又殺過一關的將士
在互相交換着經歷

誰的電鋸壓碎了
誰又給樹壓傷了

誰又遇到犀牛……
口沫在粗獷地暴跳……

在被褥裡
每一顆心方稍獲安定
却一直在盤旋着樹桐、樹桐……

「碼頭」的樹桐
由少變多
一車一車往外運
而生活
還是一日捱過一日……

想起失去的同伴
想起自己
想起明天
一顆淚水
掉落在枕邊……

矮仔一兵 紀念一位朋友

田· 鞭

夜黑，陰沉
一聲，一聲……
劃破無境的思潮

但他毫無睡意
他的心在燃燒
他想把那老虎找來
又似想把這漫漫長夜
一手戳穿……

六五年四月彭亨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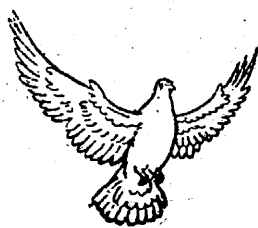
註：「山大王」——是一種特製的囉哩車，用于山中拉樹，運載樹桐。
「碼頭」——指積放樹桐的所在，山工名稱。

當我聽到
你勇敢的跑在前頭
我的血液在沸騰
我的心在跳
我眞想把你的心擁抱……

當我聽到
你遭受他們的毒打
怒火在我心頭爆炸
我恨不得把他們吞下……

當許多許多的人
知道我要去慰問你
他們都干下最感動人的話
但最重要的
壯嚴的給我帶上一朵紅花……

你個矮小「矮仔兵」
人家叫你「潮州柑」
你相貌不雅
但這都不是糟粕
六五年五月



馬華小說的新收穫

謝煒光

最近在一個外國刊物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作為評論家的矛盾」，作者Y. C. SHIH，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教授。我們且不論作者有沒有給矛盾一個正確的評論，可是文章里的一段話却值得我們去思索。作者寫道：「自五四以來，我們還沒有看到一部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顯然的，作者假如不是故意戴上有色眼鏡，那麼，他一定是對中國新文學一無所知，也枉費他去做一個中國文學教授了。

在此時此地，也有些人對馬華文藝發出幾乎同樣的論調，說馬來亞還沒有出現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有好些偏激的人甚至否定馬來亞根本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作品。更有一些人對馬華文藝採取鄙視態度，在他們心目中，馬華文藝作品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稱不上為文藝作品。這些人寧願到書店排隊跟別人爭購一些外國來的「好書」，却不願花區區的幾角錢去買一兩本馬華文藝的創作。當然，我們不是鼓勵讀者去亂買一些虛有其名的、冒充文藝作品的現代派、頹廢派的東西。我們只要求大家多關注馬華現實主義文藝的發展，對它採取客觀的科學態度，督促它的成長，給予它細心的批評。馬華現實主義文藝是為馬來亞的現實服務的。它是變革運動中的一支尖兵，無論如何，有責任感的讀者都應該努力使它的力量壯大起來，使它能在變革運動中發揮它的戰鬥力！

對馬華文藝採取鄙視或否定的態度，不但不利

於馬華現實主義文藝的發展、同時還直接危害到變革運動，削弱了隊伍的力量。對那些鄙視馬華文藝的人們，我們希望他們能够趁早糾正他們的錯誤觀點改變他們的態度。

實際上，無論有些人怎樣鄙視馬華文藝，它還是不斷地發展着，壯大着。近幾年來，我們喜於看到一支新的生力軍逐漸出現在文藝界。新的作者不斷湧現，新的作品一部再一部地出版。儘管客觀形勢給於寫作者諸多的壓制與約束，馬華現實主義文藝還是不斷地向前發展。寫作者以無比的毅力與堅韌的精神，突破了種種的困難，寫出不少優秀的作品，這些都是馬華文藝工作者辛勤耕耘所取得的收穫，我們應當珍惜這些收穫，它們都是文藝工作者費了不少心血所完成的結晶。

近年來，馬華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與評論都陸續出現了若干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出現說明了馬華文藝水準的提高，只有那些對馬華文藝存有偏見的人才無睹於這些收穫。在此，我們想針對馬華小說的成就作個簡略的介紹。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賀巾的「小茅屋」。這個短篇小說一出版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注意。這篇容量大約只有兩萬餘字的短篇小說無論在思想性或藝術性方面都大大超出前此的馬華短篇小說。作者以無比深遠的思想注入他的作品裏，使它具有強大的感染力，這恐怕不是一般生活貧乏的作者所能做到的。作者所欲體現的主題雖然已經有其他文藝寫作者

嘗試過，但是在他筆下，這個主題却顯得多麼有力。作者寫的是一種教育方法的實踐。在馬健的身上，我們看到出現在舊社會裏的一個新教育工作者的典型。馬健是一個新型的教育工作者。他採取完全嶄新的教育方法去培養第二代。他不僅要把知識貫輸給兒童，同時還要把他們塑造成為有靈魂、有道德、有集體主義思想的真正的人。這有別於那些以教育糊口的不負責任的教師。小說的具體情節的發展，說明了馬健的成功。在他苦心的栽培下，連那些被他人視為「孺子不可教」的頑童都一個個地成長起來。

假如把小說的主題意義看成僅僅是教育問題，就未免有點狹隘。應當就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的關係來評論它的主題意義。實際上，作者所寫的是新生長力量的成長。作為代表新人物的馬健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新生長力量必然勝利的趨勢嗎？在馬健的具體行動中，我們看到未來人物的某些特點。但是必須說明，他還不是未來人的典型。我們畢竟還沒覺到某些淡淡的知識份子的氣息，不過這無損於人物的完整性，因為作者所欲刻畫的原本就是過渡階段中的一個進步人物。

作者完全避免了一般化與概念化的描寫。主題是通過具體人物與具體事件加以揭示的。人物性格的發展與情節的發展完全一致。我們看不到乾巴巴的敘述，相反的，生活的畫面一幅幅地展示在我們眼前。這些畫面已經不是純粹的生活畫面，而是經

過了作者的藝術概括與提煉了。我們絲毫看不出人工的痕跡，作者的藝術能力可以說已經達到了「巧奪天工」的地步。

高靜朗的「青青草」，所欲揭示的主題却是一個鄉村在時代中的變遷。因此它的畫面也就比「小茅屋」來得更寬大些。代表新與舊的兩種勢力永遠處在對抗中，然而，舊的勢力正在慢慢衰落下去，而新生的力量却日益壯大。鄉村的貧困、愚昧、和落後都是有社會根源的。要改變整個鄉村，要打垮舊的勢力，就要拔掉這些病根。主人翁李章看準了這點，同時以堅韌的毅力去跟舊勢力鬥爭。他知道單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成事，因此，他把周圍的人們團結起來，建起一支堅強的隊伍。這樣就可以保證最後的勝利！

李章的苦心是多麼令人欽佩！在他的面前是整個封建權勢和黑暗勢力，但是他悲觀、不失望。看到紅豆等人的成長，以及柴責的轉變，使他心裏充滿了慰望。他沒有失敗，雖然困難重重地壓着他。比起「小茅屋」裏的馬健，他更跨前了一步。他已經不是高爾基所說的「思想傾向未來，感情懷念過去」的人物了。不過，他也還不是未來的典型。可以說，從他性格發展的趨勢看來，他完全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

高靜朗的藝術概括能力不遜於賀巾。他需要組織一個更大、更複雜的畫面。他的組織手法有獨到的地方。作者擅長於細節的描寫。他的功夫簡練、東一筆，西一筆，然而出現的畫面却又那麼完整，看了令人贊嘆不已！表面上看來，許多情節似乎可以獨立存在，實際上，這許許多多的獨立情節却又構成一幅完美的圖畫。

作者運用語言的能力十分高明。他用最簡練的文字表達了最深刻的思想。作品裏的人物語言都是個性化的語言。現實主義作品要求共性與個性的高度結合，無可否認，「青青草」已經達到這樣的高度。

顧軍的「陽光與霧」出現較遲，可以說是「小

茅屋」與「青青草」的再一步發展。從「小茅屋」裏的馬健到「青青草」裏的李章，以至到後來「陽光與霧」裏的志雄，我們看到一條線索聯繫着他們。比起馬健與李章，志雄無論在思想、感情或行動方面都更進一步。「青青草」裏的李章還只是剛剛投到人民群眾中去，而志雄却已經成為隊伍裏面的一員了。他不但生活在他們中間，和他們共同呼吸，說他們的語言，而且在行動上跟他們取得一致。換句話說，他已經是一個衝鋒陷陣的人了。李章是一個教員，至少有受過中等文化教育，然而志雄却很早就輟學，從小就在人民隊伍中成長。在他身上，我們看到積極的英雄主義典型。對於他，集體主義與壯烈的人民事業大於一切，他不但在思想上認識到這點，而且處處在實踐它。在馬華小說裏，「陽光與霧」第一個達到如此的思想深度，這篇小說無愧為馬華小說裏的一重大收穫！

「陽光與霧」的情節雖然是以愛情為主要線索，但是它卻沒有一般愛情小說的千篇一律的庸俗描寫。作者刻畫出兩種不同的戀愛觀，以惠為代表的那種庸俗的，個人主義的戀愛觀和志雄那種把祖國與人民放在個人溫暖之上的英雄主義者的戀愛觀。作者給予惠的批評是苛刻的，但又是正確的。的確，惠的幻想在最終的發展裏一定會破滅的，這完全不可避免。然而惠在幻想的泡沫破滅了之後，是能夠走上更積極的方面的。在她的身邊有梅與其他伙伴能夠幫助她走上一條更寬闊、更接近人群的道路。我們知道她的脚步將是緩慢的，我們知道她也許會再摔倒，不過就作者對她性格發展的外表上看，她最終必然會勝利的，就好像那陽光突破重重的雲霧一樣。

如一個評論者所說，「陽光與霧」標誌着馬華短篇小說發展的最高峯。在此時此地，還沒有出現過比顧軍更為出色的抒情描寫。「陽光與霧」充滿着詩的感情，在每一個段落，每一個情節裏，我們都可以感到那深深的詩情。作者善於描寫氛圍，這不僅加強了人物心裏刻畫，而且給作品帶來強大的

感染力。作品的語言十分簡潔有力，作者所費的筆墨不多，看來很像一幅輕淡的水彩畫，但是它的藝術效果却不輸於一幅色彩濃厚的油畫。K·斐定說：「語言的簡練並非只是風格上與經常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識上的需要。如果語言過於囉嗦，主題思想就顯得模糊……當內容蒼白、貧乏時，悠長、煩人的段落就出現了。」我們所看到的許多拙劣的小說就是這樣。它們充滿了許多不需要的描寫，非但跟作品的主题無關，甚至是脫離故事情節的毫無內容之物。「陽光與霧」避免了這種毛病，它的各種描寫都恰好到處，作者剪輯的技巧確是十分高超。

作為馬華文藝最大收穫之一的「陽光與霧」，無論在思想或藝術上都達到相當的高度。它可以和「小茅屋」與「青青草」同列為近幾年來馬華文藝的最優秀作品。

流軍的「熱愛土地的人」共收集了兩篇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可憐的孩子」曾獲得南大學生會主辦文藝創作比賽的特優獎。就題材的意義看來，「熱愛土地的人」所反映的生活是十分新鮮和重要的。它的主题所揭示的是勞苦人民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善良人們到處都遭受人為的禍害。像老人家這種典型的老農民，他們只要求能夠得到溫飽，安安穩穩地生活下去。然而，殘酷的現實却像重重的大山壓着他們，使他們喘不過氣來。黑暗的勢力和戰爭販子的勢力無時不在壓逼他們。老人家賓死了，阿貴伯帶着絕望的心情離開他們曾經流過血汗的土地。然而，除此之外還有一條更積極的反抗的道路。以小坤、阿牛與阿斗為代表的年輕的一群，他們親眼看着黑暗勢力怎樣地摧殘着善良的人民，他們更深地愛上這土地，因此，他們終於放挺起胸膛，走上一條光輝燦爛的道路。小說較注重於描寫老家賓的生活遭遇和他的悲慘下場。對於如何解決現實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作者描寫的比較少，因此在思想高度上就比不上「青青草」與「陽光與霧」。這也許是有原因的，我們

充份理解到環境給予作者諸多的限制，因此在創作上，作者是要面對許多約束的。

「可憐的孩子」所接觸到的題材並非新穎。然而，作者對這個題材的處理却有別於其他的寫作者。故事發生在一個偏僻的鄉村，教育界的落後勢力跟黑暗勢力勾結在一處，欺凌着、壓迫着善良的兒童。作者是通過舊教育的腐敗來說明這個社會環境並不適合於兒童的正常發展。雖然有像江先生這類富於正義感，把教育當着一種神聖工作的教師，可是，要讓兒童得到正常的發展，使他們接受以集體主義為基本原則的教育，就必須把這個舊的社會打垮，這是作品主題的思想意義。

從思想與題材的意義看，「熱愛土地的人」所反映的畫面比較廣闊與深刻。在藝術技巧方面，「可憐的孩子」却比較成熟。

作者的描寫基本上是不錯的，它既不流入一般化的描寫，也不像一些其他作者一樣，用不需要的筆墨來補充內容的不足。這不等於說作品完全沒有缺點。景物描寫的過於悠長，某些人物性格缺少個性以及語言、氣氛方面的缺陷都多少影響了作品的完整性。

「新墾地」是李過寫的一本約有十萬字的小篇小說。作者把作品分為兩部；第一部寫南來勞工在馬來亞土地上所遭受到的自然與人為的災害。第二部則寫了以烏枚仔為代表的那些敢於起來鬥爭的勇敢的人群。寫豬仔和海外勞工的辛酸史與鬥爭史的作品早在十餘年前就有人嘗試過。「南洋淘金記」，「黃金海岸」是其中較為優秀的兩部。近年來，秦牧又寫了一部「憤怒的海」。這些作品都不能歸入馬華文藝的範疇內，在馬華文藝界裏，嘗試這個題材的，李過可以算為第一位。

作者接觸了一個重要的主題，既南來勞工的效忠觀念問題。起初，這些人並沒有對這裏的土地有什麼感情。他們之所以遷徙到這個地方主要是由於生活的催促。舊的中國不能給他們溫飽生存，不能供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他們便遠離家鄉

，冒着千辛萬苦，渡洋南來。可是這「滿地都是黃金」的地方使他們失望了。苦難、災禍以及惡勢力仍舊像毒箭般侵犯着他們。然而，奴隸終於要掙脫枷鎖，苦難的人民一定會站起來連葉鳴那樣一個懦弱的人最後也起來反抗了。

作者把抗日運動寫成促進效忠觀念的一個因素，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不過應當強調的是對土地的深厚感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培養起來的。效忠觀念的改變實際上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有許多因素同時在作用着。不過土地與人民的生產的關係乃是最重要的。

作者所欲反映的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然而這方面的刻畫却是不夠的。看完了作品，人們會這樣思索：假如日軍沒有侵犯馬來亞、假如沒有抗日運動，烏枚仔、葉鳴等人的效忠觀念會不會改變呢？這是刻畫上的缺點所帶來的客觀效果，但這點缺陷却無損於作品的思想與藝術價值。

「新墾地」裏所寫的人物衆多，也由於如此，某些人物的刻畫就顯得有不够的地方。對林世謹、王貞文、鄧國華等人所發揮的作用，作者也寫得過於簡略，有些地方僅僅用二三句簡單的敘述交代過去，這也恐怕是客觀環境限制所造成的吧？

墾荒工人在原始森林裏的各種勞作，他們所面對的災害，自然的和人為的，作者都給予相當出色的描寫。對於一般讀者，這都是新鮮、寶貴的生活知識。作者不是有着親身的經歷，就是掌握了相當豐富的資料。

關於豬仔與南來勞工的作品，李過還寫了一部「浮動地獄」，由於這個分為五部的長篇小說還沒有出齊，就沒有需要在此談它。

上面所談的都是年輕一輩寫作者的作品。老一輩的作者也寫了一些相當出色的小說。

「火浪」是苗秀的第一個大型長篇小說，在此以前，他較注重於中、短篇的創作，曾經出版了「新加坡屋頂下」，「小城憂悒」，「旅愁」等集子。「火浪」的出版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除了趙

心的一篇專門研究的論文外，似乎沒有再看到別的批評文章了。

「火浪」所反映的是日軍佔領馬來亞前的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在初階段裏，人們的所謂救亡運動主要是針對中國，給予它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援助。到後來，當日軍瘋狂地侵入東南亞，腳踏土馬來亞土地的時候，救亡運動就變成了保衛土地的鬥爭了。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裏，熱血的人們都不願意懦弱地活着，像其他的熱血青年一樣，夏財副也投進鬥爭的隊伍中去。他雖然是一個受英文教育的知識份子，然而，他有正義感，有自尊心，懂得做亡國奴是怎樣的一個味道，這些基本的條件使他能夠向更高、更積極的方面發展。在戰友的帮助與督促下，他的思想與行動得到不斷的提高。然而，夏財副也是有限的，他的出身，思想本質與環境限制了他的發展。他所參加的鬥爭並不是最尖銳化的鬥爭。他還沒達到成爲一個出入生死的前鋒戰士。換句話說，夏財副的典型還不是那個時代的最前進、最進步的典型。假如不是那時代的火浪把他捲入鬥爭裏，恐怕夏財副將帶着那份正義感，戰戰兢兢地過着平凡的一生。

作者對那個時代是相當熟悉的。在救亡隊伍裏的不同成員以及一些庸俗、平凡的小人物，作者都給予出色的描寫。無論對那些經歷過或者沒有經歷過那時代的人們，「火浪」是一部有價值的藝術作品。比起趙戊的「在馬六甲海峽」，它無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較為成熟。

對那些真正的英勇戰士和他們的事蹟，作者寫的較少。要知道，在整個救亡運動裏，是這些堅強的戰士的艱苦鬥爭才是最尖銳化的。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出入槍林彈雨，爲着就是喚起人們的覺悟。他們在救亡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是無比的巨大。可惜作者在小說裏所給予他們的刻畫似乎不够，而讓夏財副佔着顯著的地位，這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高度。

「火浪」基本上是一部成功的小說，它是作者

經過多少辛勤耕耘所完成的作品，無庸置疑，我們應當給予它一定的重視。

與馬華前輩作者輩也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淺灘」。這是作者所寫的第二部長篇（據作者說，第一部「綠獄篇」因寫得不滿意，在無聲無息中毀滅了），它的題材轉向寫家族史傳。在外國，寫家族史傳的作品是屢見不鮮的。狄更斯、布朗迪、哈代、謝德林、梅里迪夫等人的許多作品都是寫這樣的題材。在馬來亞，嘗試寫這樣的一個大型小說的，首推章叢；北方的「說說世界」還缺少這樣的魄力。

對張鐸這個暴發展的描寫，作者肯用筆墨的。張鐸這個典型完全缺乏現實基礎。他的崛起，完全靠欺詐，劫奪，只要心肝一橫，什麼都可以做得出來。他從一個不名一文的落魄漢爬上僑領的寶座，完全是靠他那副黑心肝。然而，他的下場也是够可憐的。圍在他身邊專門恭維他的那些庸俗的人們，如黃祕書，小娜，李天星等還不是因為看到他那批雄厚的財產。這個家族終於倒了，它的崩潰是必然的；它本來就沒有什麼基礎的。

李金輝代表另外一個家族。他善良、忠懇，與張鐸、黃祕書等人毫無共同之處。他不隨波逐浪，但是心裡總感到自己也彷彿是他們群中的一個……現實與他的理想是矛盾的，因此，他的心理是含有衝突的。他是憂悵的，他的憂悵也構成了整個作品的憂悵風格。不過，他終於找到了解脫，他以為：「到大山芭裡，用自己的雙手掙碗飯吃，總比夾在人家屁股後邊，等待他們掉

青年的人的歌

下的骨頭好。……」作者就這樣地把李金輝的矛盾解決了。對於他這樣的人物，也唯有這樣的解決方法。我們是不能要求他走上比這更積極的道路的。章叢的作品有着濃厚的個人風格。貫串在這部作品裡的憂悵風格給小說帶來基本的調子。這對於作品本身說來是好的。然而這種調子如果也照樣出現在別的作品裡，不管所寫的題材是否一樣，那麼

建惡勢力。他們在落後的鄉村裡無惡不為，百般欺凌着善良的人民。胡申與夏絲娜企是黑暗勢力的犧牲者，他們缺少反抗力量。更主要的是他們身上還具有多少的封建意識，束縛了他們的反抗行動。他們的鬥爭是孤立的。作者在這方面的刻畫顯然不够，他把這兩個人物寫成與封建意識無關的人，這無形中削弱了作品的典型意義。

我們
像紅色的太陽升出海面；

我們
似年幼的鳥兒長出羽毛；

我們
是祖國的兒女啊，

預備投入生活的波浪；

那一處不是生活的戰場？

到天空，到海洋，

到那荒涼的彭亨州山林，

到那滾滾的吡叻河畔，

到祖國需要我們的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有的是沸騰的熱情，

有的是無比的信心！

大漢山，濱登山都對我們歡笑，

彭亨河，吡叻河都對我們呼嘯；

爲了開闢幸福的天地，
我們將喚醒沉睡的高山，
把金色的河流改造！

我們的心，
裝得下大海；

我們的雙肩，
背得起全國人民寄予的希望！

讓我們銀色的翅膀，
在祖國蔚藍自由的天空飛翔！

啊，我們都準備妥了，

我們要在烈火中鍛煉，

在生活中受考驗；

祖國啊，

妳聽我們的誓言吧！

首都
謝偶

以上是對近年來馬華小說的一點淺略介紹，由於認識水平有限，對一些作品的看法難免有缺點，希望大家提出糾正。

接下去想提出小說創作中的一些問題。

題材問題

在題材的選擇方面，馬華小說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檢討近年來馬華小說成就，我們不難發覺一

這種寫法也許是不恰當的。章叢對描寫方面有着雄渾的功夫。然而，有許多地方，尤其是景物描寫方面，是嫌過多了些。莽原是一個新起年青的作者。他的「黑旗」爲馬華作者開掘了一個新的題材領域。作者描寫了落後的馬來封建鄉村里的一對男女的愛情悲劇。造成胡申與夏絲娜的愛情悲劇的是以英依達爲代表的封

般作者，尤其是年輕的一輩作者，在題材選擇方面有了較大的範圍。在這點上他們的成績是超出老一輩的作者。他們的題材開始接觸到農村、工會、學校；他們所寫的人物也極為廣泛，其中有老農民、工人、教員、學生、鄉村工作者，工會負責人等。不管他們對這方面的反映是否深刻，總之，這種接近生活的傾向是對於他們的創作前途的。

有部份的老一輩作家似乎達到「江郎才盡」的地步。他們的題材寫來寫去都是那幾樣老的貨色，他們寫的人物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前後不同的作品裡。丘絮絮寫的作品就有這樣的毛病。

老作家之所以在寫作上會遇到這個困難，原因在於他們的生活圈子過於狹小，所能用於寫作的資料早就寫完了。年輕一輩的作者又不同。他們一般上都比較活躍，肯擴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有些還在民間團體裡參加積極的社會工作，因此寫出小說就不怕沒有題材了。當然不是所有的年輕一輩的作者

都是這樣的。那些整日把自己關在象牙室裡對着天花板望嘆的年輕寫作者，他們也終會有「江郎才盡」的一天！

未來人物問題

在前述幾部優秀小說裡，有着一個明顯的特點，即是它們都接觸到了一些未來的典型人物。嚴格地說起來，只有「陽光與霧」裡的志雄才真正達到這個高度。馬健與李章只具有未來典型人物的某些特點，還不是完整的未來典型。無論如何，這些人物都較批評現實主義作品裡的正面人物更強一些。假如承認馬華文藝目前是屬於積極現實主義的階段，那麼，我們期望馬華寫作者應當多些這類人物。實際上，在我們目前的現實裡已開始出現了不少這些人物，他們在工會裡，在鄉村裡，在各種鬥爭隊伍為着明天的現實而獻出他們的青春。像這些人物是值得我們去寫的。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個燦爛

、幸福的明天。

長篇小說問題

比起中、短篇小說來，長篇小說的出版可以說是多得可憐了。除了南方文藝裡的那幾部老一輩作家寫的長篇外，就只有那麼寥寥一兩部了。長篇小說的缺乏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出版費的昂貴（一部二十萬字左右的小說至少都要三、二千元的印刷費），二是年輕一輩的作者缺少寫長篇的魄力。這兩個因素都是不易解決的難題。不過，我們總希望積極的文藝工作者，能夠克服一切困難，讓馬來亞的讀者也能够讀到一些優秀的長篇。

上面這些意見只是當着個人的一些感想提出來，希望能夠引起大家更進一步的討論。馬華小說問題當然不止於此，熱心的文藝工作者應當時時刻刻注重馬華文藝的發展，給予它適當的照顧與批評。我們希望馬華作者能夠寫出更多優秀的小說來。

金榜斯南莪 得名的傳說

鍾山松



是那假期中的一天
火傘張單的午後
阿穆領我來到金榜
晚上，我們被招待在沙益家裡

金榜的夜晚
山墳圍住的寂寞
我們圍住蠟燭席坐
沙益向我們說了
英雄斯南莪的傳說

(一)

兩岸
排列着芒莠的草原

椰園
鳳梨色場

在翠綠的鳳梨色場
間
有個美麗富饒的金榜
——
金榜斯南莪

美麗的金榜
有個美麗的傳說

金榜斯南莪

小引

在祖國的南方
有條小小的水流
——
巴列斯南莪

巴列斯南莪
頭高臥着北干那那的錫母山腰
脚向西北伸
伸入笨珍河

巴列斯南莪
水流日夜潺潺

斯南莪永垂不朽
永遠活在金榜人家的心口上
老人敬仰他
他是青年人的好榜樣

英雄斯南莪一身的事蹟
若是有人說起
縱是百次千遍
也像是第一次似的有趣，新鮮

傳說的開始
在遙遠遙遠的時候
老祖母也說不出年載
金榜裡有位英雄——斯南莪
遙遠遙遠的時候
金榜不比現在
浮脚屋數十家
沿着巴列散落落搭起
鬱鬱的原始林木極目一片

巴列流過金榜人家
鳥馬沙依和老伴花
歲月在巴列裡摸捉魚蝦

然而
孩子就在痛苦
呻吟
與無助中出生

他們孤獨相依
他們渴望有個兒子
他們祈求可憐見子
是敦阿拉可憐見得
花瑪的肚皮鼓脹得
像成熟的冬瓜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一個沒有明月的晚上
大地窸窣在墨黑的夜裡抖顫
獸吼
蟲叫

金榜人家魂動驚心
望着窗外黑暗的世界
搖頭哀嘆
爲這不幸者的遭遇

閃電像條鐵鏈
強勒着大地的頸喉
傾盆的暴雨摧殘着萬物
暴風揪拔着草木的秀髮
努力把脚往土裡插

大地讓風雨長夜的蹂躪
顯得異常的蒼白
有氣無力
如此相見祇能在夢裡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瘋子般咆哮

年老的鳳願
教阿拉賜了麟兒
然而阿拉見祇能在夢裡
相依爲生幾十年的老伴

垂死地努力掙扎
這象徵着英雄人物的誕生
死亡的降臨
年老的鳳願
年老的鳳願
年老的鳳願
年老的鳳願
年老的鳳願

金榜人家的腳印
從留在地上的腳印
證明烏里沙的貓拖去
是被哈馬里貓拖去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呻吟

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金榜人家是殘酷的安排

指甲插進了血
她在無助中掙扎
掙扎
掙扎
掙扎
掙扎
掙扎
掙扎
掙扎
掙扎

山中狐狸最狡猾
金榜裡最狡猾的是
巫師達立

鳥馬沙依在狂風暴雨中
急急忙忙趕着去請助產婦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山中豺狼最狠毒的是
巫師達立

人與野獸那能隔合同居
自此而後
人和獸的戰爭不停息

巫師在金榜的地位
比慈祥的老彭古魯更顯著
金榜人家把他供爲活神仙
金榜人家把他供爲活神仙
金榜人家把他供爲活神仙
金榜人家把他供爲活神仙
金榜人家把他供爲活神仙
金榜人家把他供爲活神仙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哈把里貓屬下的屍體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欺騙，胡說

人和獸
親自領導總攻
兩敗俱傷的爭奪
哈把里貓大王的爭奪
哈把里貓大王的爭奪
哈把里貓大王的爭奪
哈把里貓大王的爭奪
哈把里貓大王的爭奪

只要人們的錢財源流不絕
淘淘滾滾滾進腰包裡
什麼疑難、病痛的話
縱在甘文煙前說的話
縱在甘文煙前說的話
縱在甘文煙前說的話
縱在甘文煙前說的話
縱在甘文煙前說的話

野獸有暴力
力量和有智機
力量和有智機
力量和有智機
力量和有智機
力量和有智機
力量和有智機
力量和有智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哈把里貓大王在激戰中陣亡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牠臨死前對天發下毒誓

金榜人家爲孩子的誕生
愛心感威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災禍來臨了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巫師認爲這是撈錢的時機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三)

金榜三十年前
是原始森林地帶
是原始森林地帶
是原始森林地帶
是原始森林地帶
是原始森林地帶
是原始森林地帶
是原始森林地帶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你們聽啊，風雨的恐怖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成精的哈里里貓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這啊不是哈里里貓大王的精靈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感謝祖阿拉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我來了，人類呀

(二)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光明與黑暗不能相並存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罵人的話最易學

(四)

巫師的胡言亂語
是把殘酷的快刀
它斬死人類的善心
它割着母親的心肉
它殺害無辜孩子的幸福

可憐金榜人家
為這荒唐的胡謔
激起抗目驚心

彷彿災禍已在頭上

他們圍成一團

「怎麼辦？」

「怎麼辦？」

他們派出代表

去請示老彭古魯

說起老彭古魯

仁慈

公正無私

令人崇敬欽慕

他愛護村民

像自己的親子女兒

他年已屆八十有五

妻子早殤

膝下無女又無男

伶仃鰥夫獨居

聽了代表們的陳述

好心腸的彭古魯

迷惑地嘆息

古銅色的臉孔上

皺紋更顯得多了

遠慮

近憂

即不能平靜民眾驚恐的心

也不能把巫師的胡言解釋

他走在徬徨的十字口

代表們觀視着

彭古魯的古銅色臉孔

急切地期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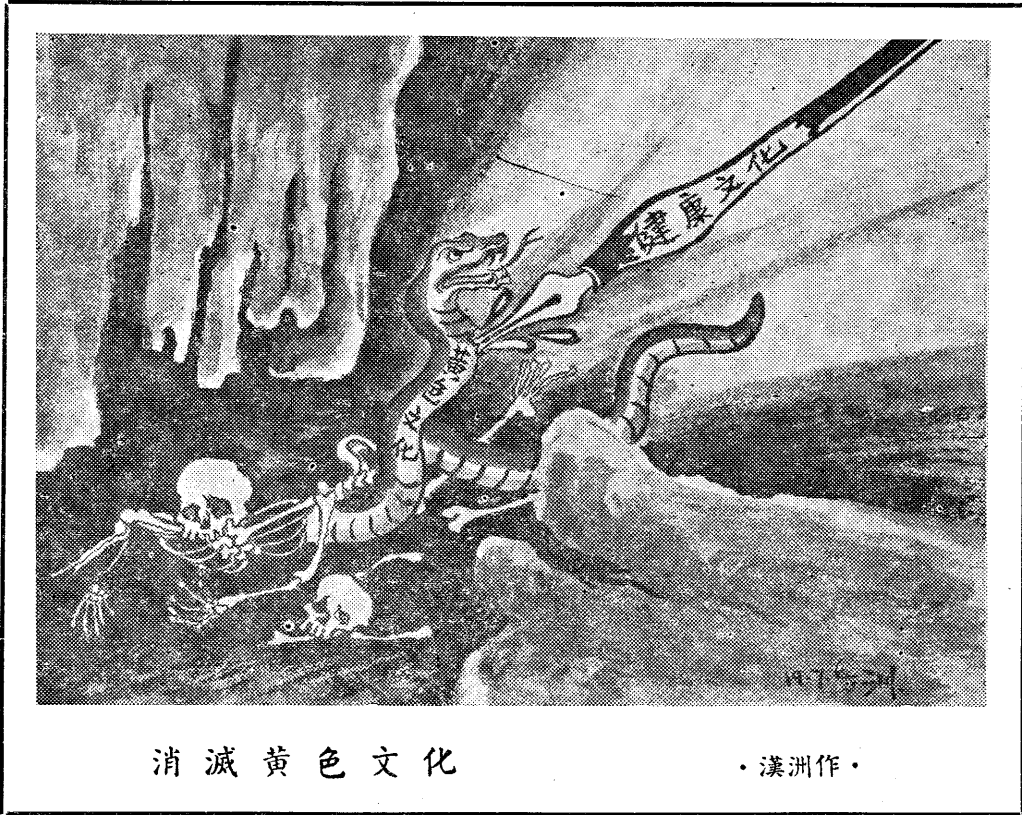
千支針萬支針

往彭古魯的心裡猛扎

彭古魯：

「我要把孩子毀掉

我不會同意



消滅黃色文化

· 漢洲作 ·

是決心把小生命剷除？」

代表們：
「為了全金榜人的生命
除了這樣做
沒有其他辦法」

彭古魯：
「虎毒尚且不傷子
天下那有不愛子女的父母
花瑪怎會讓孩子去死？」

代表們：
「為了金榜的生存
花瑪不能自私
若果
我們只好放一把火燒她的屋」

彭古魯：
「殺火燒屋
你們不以為太殘酷？」

代表們：
「為了生命的安全
也得幹一次？」

看着這場將上演的
人間慘劇
殺人放火。

好心的老彭古魯
仰望着長天嘆息

他的心
讓燒紅的鐵貼着

恨
可憐
同情

織成一條痛苦的網
他在網中掙扎着

他痛恨造謠惑眾的巫師
他可憐金榜人家

迷信謠言
違味良心

彭古魯：
「你們
重復說的話

代表們：
「我們以為
放逐如放虎歸山

〔待續〕

陷

阱

趙 杜

(一)

在那馬六甲海峽邊沿，在那祖國西海岸上，由北至南，矗立着數不清的漁村。數不盡的漁民，靠着這海峽裏的寶藏，渡過一代又一代。

近北端有個漁村，這裡的漁民，大部份應用成本小的「淺梭」網，在十多廿呎深的淺海捕捉魚蝦渡日。

每當星羅棋佈的黑夜，漁人們正與周公促膝談心之際，蚊帳內鬧鐘的鈴鈴聲，示意着四更已蒞臨，催着這辛勤的人們，爲了溫飽，開始一天忙碌的操作。

揉揉一對惺忪的睡眼，兩手向上一伸展，口張大大地打了一個呵欠的人們，眯眯矇矇地雙手往水缸裡捧起水直往臉上撥，兩隻食指在眼眶裡挖出兩堆眼屎，再捧起水來送進口裡，咕嚕咕嚕漱洗一陣便算數。然後雙腳蹲在凳上，拿起筷子三口拼成二口的逐吃婦女們備好的飯菜。

有些已提着食筐，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向海岸的小路進發。此起彼落的摩多聲，干擾着整個沉寂的漁村。在那被摩多震動的非常厲害的漁船裡，除了船尾駕駛外舷摩多者外，其餘的都如死屍一般的躺在漁網上，在這不耐煩的摩多聲浪裡，還企圖進入夢鄉。

兩小時的航程，東方的天際開始呈現魚肚白，無數的小漁船已三五成羣地漂浮着，散佈在這廣闊的大海面上。每隻船上約有四、五個頭戴笠帽，身着染過樹皮汁，呈現深棕色衣服的人。

他們將船裡魚網的網頭綁上一加侖容量的汽油空桶，將它拋下海去，抑或由一人拿着網頭跳入海裡，成爲一個固定位置。然後船兒繞一個大圓圈，魚網隨着船兒行駛逐漸被放入海裡，環繞成一個圓

形，網兒繫着浮物的一邊浮在海面，繫着鐵塊的一邊則沉在海底，如一排欄杆密密地圍繞着。船頭一人將空油桶拾起，抑或海裡漂浮着保持固定位置的人爬上船頭，船尾一個把最後沒放下水的網尾抓住，船中一個將網頭與網尾的底邊拉在一起，另一人則下水去將網底的兩邊踏攏一塊，預備好後，大家就一起開始有節拍地用力將網拉上船，嘩嘩嘩的聲音助長着力量。長滿肝脈的雙手，因與漁網的粗繩摩擦，感到猶如刀割般的難受。

網兒逐漸被拉上船，魚兒蝦兒統統溜到網中末端凹入部份，漁人們的每次期望就關注在這最後拉起的末端，有時他們笑容滿面，有時大嘆倒霉。他們的工作，就是這樣重覆又重覆，由一處到另一處，烈日如此，暴雨如此，在這浪淘浪的海上，在這搖籃似的漁船裡，勞動着軀體，流着血汗，提防那致人死命的海蛇，而過着的却是含辛茹苦，捉襟見肘的日子。

(二)

在這海上討海過活的一群中，如福禮伯般上了年紀的老漁夫是非常的少，他雖頭髮半白却還老當益壯，皮膚在酷日的煎熬下，黑油油的與鍋底互不遜色。長年的海上生涯，磨煉成一身粗壯的體格，還有三個兒子——成和、成烈、興仔和他在這海上共同爲三釜溫飽而操勞着。

今天，他們的漁船，一反常態地很早就洗網起程回去，因爲在這小漁船內，魚蝦堆積如山，他們父子或蹲或坐地將這些魚蝦依種類分成一堆一堆，然後裝入竹籬裡，船後跟着一大群尋食的海鳥，時不時撲向摩多掀起波紋起伏的海面，逐吃從船上丟棄的雜魚。坐在船尾的福禮伯，滿臉笑容地望着這些海鳥，在那皺紋密布的笑臉裡，可窺出他愉快的心是多麼的安祥，一向來愁苦的心境，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平靜與開朗。

「亞爸！昨天雜貨店頭家說我們已欠他很多錢

，叫我跟你說，希望你能還一些。假如亞爸再沒法子還，看樣子他好像開始不喜歡我們再欠下去了。」兄弟中居最小的興仔，年方十六，照理應與相好們一起到外地升學才對，但居於環境生活的困苦，三餐的担子已感難挑，怎能再以一筆龐大的費用供他到外地去呢。因此年紀輕輕的他，就得參加進生活的隊伍，受着各種折磨，尤其每逢到雜貨店欠日用品，雜貨店頭家那種鄙夷的眼光，愛理不理的態度，深深地擊痛了他那幼小的心靈。

「唉！我們艱苦人，幾時有打欠錢不還的念頭，只是沒有錢，才欠了又欠，而且每當一有錢，不等等他催就立刻拿去還了。」這滿腹的冤屈就是福禮伯愁苦心境的根源，瞧着孩子黑溜溜的雙眼等待答案似的凝視着他，便道：

「今天「另爸」把這些魚蝦賣了，立刻還清那死人賬。」

興仔聽了父親的回答，心中感到一陣輕鬆，他意味到從今起再不會被人鄙視了。

「「幹另老媽」，雜貨店頭家根本是吮吸人血，欠他幾分錢，東西就賣得特別貴。」性情粗暴的成烈，每每提起雜貨店頭家，就非大罵不可，因爲會有一次爲了物價，與他吵到幾乎要打架，幸虧當時有人勸解，方得以免。這件事雖已過去，但心中的結總忘不了。

「唉！誰叫我們窮，要欠人家的錢。」沉默寡言的成和，長年的折磨已看慣這些魚肉漁民的事態，他沒有譴責那些吸吮他們血汗的人，只怪本身無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可不像你這樣低聲下氣的任人家白白欺負，你想想看，我們雖然窮，幾時有賴過他的賬。」成烈對這些剝削他們的人，總抱着仇視的態度，彷彿非把他們幹掉不可；對於逆來順受的哥哥，無時不與他引起一場小爭論。

「好！好！都是你對，當沒有錢時，你有本事去找錢來，不欠人家也就不會給別人欺負了。」成和每當和這暴躁的弟弟爭辯，唯有氣憤憤地頂回幾

何。

「……」成烈被哥哥頂得啞口無言，但他心裡還是不服的，在他單純的腦裡，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總有一天要把這些令人氣憤的現象消滅掉，但又不懂得如何方能達到這個目的，何時方能嘗得心願。

「你們二兄弟，一在一起就吵，過去就過去了，今天把這些魚蝦賣掉，不是什麼都解決了嗎！」船尾的福禮伯，看着兩個兒子又吵起來，便指着捕來的魚蝦，滿有把握地道。

的確的，今天的收穫，使他們解決了許多坐食不寧的難題，他們沉寂地繼續選分魚蝦的工作。只有摩多的聲音撲撲地响，船兒迅速地朝向海岸魚行的魚寮方向前進。

(三)

在那漁村靠海岸邊沿的爛泥上，矗立着許許多多由亞答蓋成的魚寮，一排排參差不齊的闊木橋，由岸邊的住屋伸出海外，連接着這些魚寮。每當漁人出海歸來，就將船兒綁在橋下的「鹹芭柱」上，將網很有程序地弄上「里蒙」未鋪成的橋面，再用繩索拖上一個十多二十尺高的四方形架上去晒。

在遙遙的海面上，這時傳來了漁船的摩多聲，首先帶頭擊破這兒的沉寂。成記魚行的魚寮裏，聽到撲撲的摩多聲，不約而同地聚集着一些探魚船收獲多寡的人，他們齊頭朝望海上早歸的漁船，瞧着漁船由遠而近，從船的吃水量及摩多負載的聲音，都很有經驗地異口同聲的斷定這漁船必定滿載而歸，內心都為這家漁夫高興。

「噫！好像是福禮伯的船。」在人群中，不知誰如此的猜測。

「福禮伯每次都遲，我看不會罷。」

「哪！哪！那個站起來的不就是福禮伯嗎。」如發現新大陸，一個少年指着船後站起來的人，唯恐別人不信地叫嚷。

「哦！是啊！想不到真的是福禮伯。」其餘的人，隨着少年的指示，都瞧清楚地愉快附和着。

「沙魚頭來了，沙魚頭來了。」集在魚寮裡喧嘩的人們，見到成記魚行的老板由屋內朝向魚寮而來，都發出底語。

赤裸上身，穿着一條短褲的成記老板，頭圓如球，兩頰胖胖，如水袋般不倒翁的肚皮，肥騰騰的肌肉，隨着一左一右的脚步跳躍不停。背後跟着拿着秤及扁担的伙記。當他倆行近魚寮，人們自然地讓出一條路及空地給他，成記老板瞧着福禮伯的船兒愈來愈近，心裡頭早就預備着一向來的看家本領等候施展。

「嘩！福禮伯，今天走好運啊！」

「好本事，假如常有這樣，福禮伯你早就可以享清福了。」人們都在稱讚福禮伯的好收穫。

「那裡那裡，你們太誇獎了，這只不過老天爺保佑罷了。」福禮伯又客氣又謙虛地回答。

在人們歡樂祝賀的浪聲中，一籬籬的魚蝦被搬上了魚寮，一籬籬的秤着，成記頭家手裡的筆在簿上揮動着，秤完了，滴滴答答的算盤聲，攝扣住每個人的心弦，最後，他才徐徐地道：

「總共四十元。」

「吓！……」如一陣雷，福禮伯呆若木雞，他簡直不信自己的耳朵，還懷疑耳朵出了毛病，因為這和他所估計的相差太大了。因此才戰戰地重問：

「多……多……多少呀？」

「四十就四十了，難道騙你。」成記頭家那種仗勢欺人的語氣，倒把福禮伯嚇得不敢唔哦。

「爲什麼這樣少呢？」口瞪目呆的成和也驚異的問。

「唉！頭腦實在笨，讓我算給你們聽哪！今天每一「槽」(註)所捉的魚蝦特別多，行情比昨天都降了，「臭魚」每斤降五分，觀音蝦每斤降一角，九蝦每斤降二角；還有五年前你買魚網及魚船和

摩多借去二千塊錢，年利息五巴仙每年一百元，五年一共五百元……，今天你有這樣多的收穫，我不扣一些要等幾時扣，你想想看，五年多了，我都不會扣過，今天算是第一次！假如我不好心，還會給你欠到現在。」成記老板使盡了渾身解數，還搬了一堆所謂人道的論調。

「幹另老姆！我們是第一艘回來，你怎樣知道每一槽的魚蝦都會特別多，又怎樣知道行情都降了，七扣八扣明明想吃人。亞爸，我們賣給別人去。」由始至終滿腹怒火的成烈，再也不能忍耐，彷彿要尋人打架般的兇狠。

「嘿！你要賣給別人嘛，我不阻止，因爲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但是……嘿！福禮伯，你欠我的錢，打算幾時還呢？」一陣奸猾的冷笑，連諷帶刺的正表示出成記老板自認爲千方百計所籌劃來的肥肉，是不容易放棄的。面臨這種處境的福禮伯，不賣嗎？那裡去找錢來還這筆債呢？賣嗎，又感不值得，他的心在徬徨着，在猶疑着，不知如何是好。

成記老板看着福禮伯沉默不出聲，以爲不將魚蝦賣給他，就進一步的威脅呼喝道：

「喂！福禮伯，你到底賣不賣啊，你可要記得當初向我借錢時答應過的話，假如你不遵守那時的諾言，別怪我向你算賬呀！」

「幹另老姆，魚蝦是我們用血汗掙來的，」另伯「說不賣就不賣，你想怎樣？」成烈一面罵，一面動手去將一籬籬的魚蝦重搬入魚船，這是他極仇視而憤怒方採取行動的粗野表現。

「「死斤那」，不關你的事，不用你動手管。」猶疑中的福禮伯，看着自己的兒子快要鬧出不可收拾的局面，急忙喝住他的蠻勁。

成烈看着父親又一次向惡勢力低頭，又氣又憤地道：

「不管就不管！」繼而拳頭舉到成記老板的鼻跟前警告道：

「你不要以爲我們是好欺負的，總有一天我要

拆掉你的骨頭。」

被成烈那殺氣騰騰嚇得倒退兩步的成記老板，看着成烈怒氣沖沖的推開圍觀的人，不再理睬的大踏步離去，爲了挽回他做老板的面子，便朝向成烈離去的方向吐了口唾液道：

「看在你父親的臉上，哼！要不然我會放過你才怪呢！」

福禮伯如踏入陷阱的羔羊，沒有絲毫反抗餘地忍痛把這担交易成交了，看着手中的鈔票，鼻孔感到酸溜溜的，想起成記老板方才盛氣凌人的語氣態度，他那純良的心，感到如蟻咬般的痛苦，也促使他時時憶起那過去的事，後悔當初太輕信別人的甜言蜜語，才有今天的被人爲所欲爲。

(四)

那是在五年前的某個晚上，福禮伯依約來到了成記魚行的辦公室，彷彿貴賓般被招待，一陣寒暄後，成記老板才轉入正題地問：

「福禮伯，你『討海』算算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在這長年累月裡，只見你在別人船上打工，不知日子過得怎樣？我想一定好過罷。」

「唉！不要取笑吧，我們『討海』的人，有三餐稀粥吃就要偷笑了，那裏還有好日子過呢？」福禮伯自卑地回答。

「看見你們做到老還要辛辛苦苦的幹，實在可憐，唔……不知福禮伯你有沒有要改善艱苦日子的打算呢？」成記老板現出一副極表關心的話，這是平常少有的現象。

「改善艱苦的生活誰都會想，但這只是妄想罷了，沒有錢根本無從打算。」

「不！這不是妄想，假如你願意，肯跟我合作，我一定幫你的忙。」由關心進一步表現出慈善家應有的作風。使到福禮伯受寵若驚：

「真的！你肯幫助我，要怎樣合作呢？」如久旱逢雨的草即刻有了生氣，突然，一股陰影一掠而

過，使他感到有點害怕，就懷疑地問道：

「頭家，別的事都不要緊，假如叫我走雅片我是不幹的。」

「不！我不是叫你幹這些，其實一個人只要找到門路，把錢塞進去，人家就會一眼開一眼閉，那時什麼天大的事都不成問題。」成記老板澄清後，如老生常談般地道出其生活中的某些秘密。

「嘿！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我甯願苦一輩子也不願幹。」一種純良的觀念堅持着福禮伯，爲了要急切地明瞭成記老板葫蘆裡的膏藥，便又重問道：

「既然你不是叫我走雅片，那麼到底叫我跟你合作什麼呢？」

「我想幫忙你另起『一槽』，不用靠人家過日子，魚網、船及摩多我可以借錢你買，你那三個孩子也不必再爲別人打工受氣，跟你在一起不是更好。」

「吓！你肯借錢給我？以後我去那裡找錢還你呢？」福禮伯在一種責任感的關係下，便立刻考慮到自己必定沒能力還這筆相當大的債，因此猶疑不決剖白着。

「我借錢給你，目的在幫忙，並非要你很快的還，只要你跟我合作，把捕到的魚蝦全賣給我，這些錢以後有時慢慢還都不要緊的。」

「喂！是真得還是開玩笑？」福禮伯還是疑信參半。

「唉！當然是真得，那裡是開玩笑。」成記老板嚴肅地一再重申。

「那此恩此德不知要幾時才能報答。」在窘境中潦倒不堪的福禮伯，聽了對方的話，一時給高興沖昏了頭腦，認爲能夠得到慈善家銜頭的成記老板看重幫忙，感到這是前世修下的好機會，因此不假思索地答應下來。

福禮伯新生的日子便如此開始了，月覆月，年覆年，漸漸的他感到自己並沒有跳出貧窮的池潭，隱約地彷彿覺得自己被人束縛住，在爲別人効勞；但表面上看來，他在自己船上勞動，要出海就出海

，要休息就休息，多麼自由自在，誰說是受人約束呢？他就是這樣糊糊塗塗的得過且過，懶得去追究這疑惑。

福禮伯心中的疑惑終於在一次偶然不經意的機會中被弄明白了，那是有一天傍晚，他偶然在茶室中碰見了久別三載的老朋友——目鴻。習以爲常的彼此都關懷別後對方的生活情況。

「福禮伯，這幾年裡，你的生活過得很好嗎？有什麼改變沒有？」

「改變是改變了，但生活還是過得很艱苦。」

「既然改變了，照理生活應該過得好才對呀！」

「我自己也糊塗，前兩年你以前的頭家好心借錢幫忙我另起一槽，當時我以為生活從此會改變了，那裏知道和從前還是一樣。」

「我以前的頭家會好心幫忙你，你上他的當了！目鴻一聽成記老板會好心幫忙，暗叫糟糕。」

「我上他的當？不會罷。」福禮伯疑信參半地道。

「我從前在他那邊做工，最了解他，我問你，你捉的魚蝦是不是要全部賣給他？」（福禮伯點點頭）「哦！怪不得你的生活還是和以前一樣艱苦，我告訴你啦：他的稱頭會改造過，還有你們的魚蝦價錢必定比別人還要便宜，不信你可以去問別的魚行收魚的價錢。」

經過這次的偶遇和再實際的調查，福禮伯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蒙在鼓裡受人欺騙，他領悟到成記老板的所謂好心，只是想達到個人某種目的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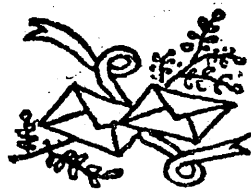
從此，福禮伯他們每次常因價錢不公道而想和成記老板爭執，但自己欠了他一筆龐大的債，心虛之下，只好徒呼奈何地任他欺剝。

更使他奇怪及氣憤不平的，爲什麼這樣的人還會有什麼慈善家的銜頭。這是什麼道理？假如成記魚行的辦公室裡沒掛上什麼「慈善爲懷」，「服務人群」之類的祝賀牌板，他以往也不致這麼信任對方而被誘入陷阱。

表妹的日記

(續)

麗雅



「好，我們也不過份迫你，你就繳出四百元好了。」他說：「還有，這一份東西，你已經簽了名，這可不是工作合同，而是你自願加入我們集團的申請書，要是妳有什麼對我們不利的企圖，吓吓，妳可脫離不了關係。」

我既憤怒又害怕，但我無法可想，只得回轉家來，把四百元忍痛地交給隨我來的人。

唉！不幸，我真的不幸呵！

二十九

應該怎樣訴說，應該向誰訴說，我心裡的悲哀呵！

我的遭遇，我的不幸，得到鄰居們的普遍同情；然而，這一份同情並沒有把我從絕望中拯救出來；我依然是懷着一顆酸痛的心，我仍舊是要嘆出絕望的聲息。

「完了！完了！」我的心哪，沉重地叫着。

真的是完了，為什麼不是完了？試想想，沒有一點私儲，沒有一份可以溫飽的工作，沒有人可以依靠，人怎麼可以生活下去？

該怎麼辦呢？該怎麼辦呢？

我要活下去，但是我怎樣活下去？去偷？去搶？去騙？呵不？我不能做違背良心的不道德的事。

怎麼辦呢？唉！算了，我目前只好聽天由命了，可以活就活下去，活不了也只好死了，現在又何必去多想

為什麼，許多人的心會如此險惡？

我會聽說過，獨自佔有的慾望，會毒殺一個人的良心。我想這說是有道理的，一個人要具有一種慾望，把別人的東西佔為己有的慾望，那他便要千方百計地去侵犯別人了。

人們會有佔有和慾望，却是社會允許私有的存在所造成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底下，我的被騙，就不是一件值得驚異的事情了。

我確實是在私有制下被人侵犯了，我也確實是很悲哀的。但是我悲哀，並不全是為了錢被騙盡；我悲哀，主要的，是因為那種佔有慾到處飄飛的年代，我連作夢也見不到我的幸福。

有誰能告訴我，像我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人，生活在這私有制的社會中，將會得到怎樣的下場呵？

三十

我受騙的事，原是瞞着小明的。不知他什麼時候從誰的口中，知道了這件事。今天傍晚放工回來，陪他回來的有三位同事，他們都是不滿十六歲的大孩子。

「姐姐，是誰騙了你的錢？」小明怒氣沖沖地說：「我們去找他要回來。」

「小明，你想鬧事嗎？」我說。「不怕，他們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和我一起去找那個大壞蛋。」他拉着他的同事對我說。

「是的，我們和小明去。」一個高格子的說：「要是人手不夠，我可以再約我的朋友去，不怕他不還的。」

「不，我謝謝你們的好意。」我說：「錢是小事，你們去也是找不回来的，而且你們一定會吃虧的。」

「姐姐，你放心好了，只要妳告訴我們他住在那裡，我們一定有辦法。」小明顯示出了他的英雄氣概。

「不，小明，我不會告訴你的。」我在怕小明去找他會吃虧的。「難道就這樣了事嗎？姐姐，妳實在太軟弱了。」小明氣憤地說：「我不甘心妳被人欺辱的。」

我心在想，萬一小明爲了這事而出事，我是對不起死去的媽媽的，我必須教他死了這條心。我說：「小明你放心，我已拜託人去找他了，錢一定可以找回來的。」

聽我這樣說，他才不再說什麼；對於我的話，他向來就不會表示過懷疑，我第一次對說謊，心裡覺得很難過。

三十一

我的心情今天特別好。因爲采姐介紹兩個工友的衣服給我洗，又說要找幾個學生給我補習；如果介紹成功的話，那我每個月就有固定的入息了，這樣，我的生活又可以維持下去。雖然每個月僅有四十元左右的入息，這在別人看來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可是這却是一個使我得以活下去的數目，我怎麼會不高興呢？

從這，我得到了一個感想。我們的社會，雖然是把窮人踏在腳底下，可是還不至於壓迫得使人無以生活的地步，只要誰願意奮鬥，誰的生命便有可能延續下去的。雖然在靠自我奮鬥之得來的生活，並不怎樣好受，總比餓死強，比以犯罪的手段得來生活更不知要強上多少倍了。

在過去，我一直處在絕望中，也一直在着結束生命的可怕念頭，如今，我的感覺又使我覺得生命是可貴的，我決定要活下去。

我要振奮奮鬥，我要把自己從絕望至之境中解救出來。我要活下去，我相信社會不會永遠是這樣子的。

三十二

采姐真的介紹給我六個學生，雖然每個學生只給四元，但每月就有二十四元了。

今晚是第一次給他們上課，也是我第一次教課。他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早上上學校去，下午回家下地養豬

三十一

，晚上累了便早睡，沒好好做過課業，所以成績不好，現在到我家來補習，叫我幫他們搞好成績。我即然接受了這個工作，我不僅要幫他們搞好課業，我也還應該協助他們堅持窮人的特有優良品質，讓他們理解生活的環境，幫他們尋求不能得到幸福的原因；雖然按我目前的認識，要來負擔這個啟導的任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我相信學習可以使人進步的，只要我堅持學習，我一定可以克服困難的。這樣，不但可以使他們進步，同時我自己也會不斷進步的，這是一件利人利己的事。

對了，還有小明，也應該讓他來參加學習，雖然他已小學畢業，不過當我對學生講道理的時候，可以教他來參加，這樣便不至於使他的學習生活中斷。

和他們在一起，看到他們那樣天真可愛，見到他們樸實的面，我心裏的麻煩都消失了。我想，和他們在一起，我會得到快樂的。

三十四

好久沒有接到雲的來信，不想下午却接到他的來信。看完他的信，心裏有說不盡的難過，雲太不了解我了，除了滿紙的責怪話語，卻沒有半句安慰的話，而他的安慰是我所望的，如今却只有責怪，我怎會不難過呵！

難道我對他的感情經已變化？我真的另有愛人？我會是一個迎新棄舊愛情不專的人？這種不負責任的指責，會出于我至愛的雲的口中，實在太

傷我的心了。

我想，造成雲對我指責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少給他寫信，平均每一個半月才給他寫一封，由此他懷疑我已對他冷淡。

我知道，我也對他說過，我和他遠隔一方，只能靠書信來互通心聲，維持愛情。可是，每寫一封信，就要花三角錢郵票，三角錢在別人的眼中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可是這却是我和小明一餐的費用呵！我說什麼也不願爲了對他說幾句話而浪費一餐。

唉！雲已經不再了解我了。要不，他爲什麼會那樣指責我？保持愛情的最後辦法，是彼此信任，若能這樣，即使一年沒有書信來往，愛情依然會有如初戀時一般甜蜜的。

噢！雲既然對我產生誤會，說不得只好浪費一餐，給他寫信解釋了。

三十五

下午亞狗仔來我家，向我要回壹仟元，令我心裏難受得很。

他說：「阿麗，請妳設法一下，我現在有急用，妳把壹仟元還給我吧。」

對不起，亞狗仔，我現在手上沒有錢。」我難堪地說：「請妳過幾天吧，我去設法去借，借到了即刻還給妳。」

「那怎麼可以，我賭博輸了，對方是個極厲害的人，他限我明天晚上要還清，不然他會要我的命的。無論如何，妳一定要設法還給我。」看來他是着急的。

「怎麼辦呢！我現在又沒有錢。」

「我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我說：『請你找你的朋友想想辦法，我也去找人借借看，可以嗎？』」

「噢，要是我的朋友有辦法，我也不來找妳了。慘了，這真正的慘了。」看他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可慌得全身發抖。

我還有幾十元，不然你先拿去還他。」我明知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我實在沒法可想，也只好這樣說了。

「這又濟得了什麼事？」他說，「我倒想到了了一個辦法，不知妳願不願意幫忙？」

「什麼辦法？」我像飄浮在大海中無救的人，突然抓到了一塊木頭，心里即刻閃現着一縷希望，我說：「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答應去做就是。」

「真的？」他說：「假如妳做得到的話，妳真願意幫忙？」

「真的。」我肯定地說。

「好，我告訴妳。」他停了一下，說：「只要妳去陪我的對手睡一個晚上，事情便解決了。」

「你說什麼？」我大聲地說：「不，我決不能去幹這種事。」

「妳聽我說，只要陪他一晚，他便不要我這錢，你欠我得錢我不要了。」他說：「妳還是答應吧，這是對妳對我都好處的。」

「不，你不必再說了，我死都不會答應的。」我心里充滿着一種被羞辱的氣憤。

「妳剛才不是答應了嗎，現在怎麼可以反悔呢？」

「你以爲我是下賤的嗎？請你不要再污辱我，錢，我是會還你的。」

我的聲音被憤怒激得高亢起來了。我和他的爭吵，直到把采姐引了過來才停止。他臨走時說：「我限定妳最遲明天把錢還清，不然我會讓妳嘗嘗我的手段的。」

他走了。

我哭了，采姐不停安慰我，却阻不了我淚珠的下墮。

三十六

亞狗仔的可怕要求。在我心中形成了一種極其嚴重的威脅，像他那種喪盡天良的人，會有什麼做不出，有什麼事不敢做？

實在沒有辦法了，只好答應采姐把這件事提出和鄰居們商量。

傍晚，采姐，文叔，還有給我洗衣服的工友亞山，烏豆，李順和金德都來了，他們都把自己的蓄積和借來的錢都帶來了，但全部湊起來，共有四百八十元，加上我手上的現款，共有五百六十元。

「還差一半呢，怎麼辦呢？」采姐很着急。

「不要緊，先還他一半好了，其餘的多一個時候再還他。」文叔說。

「他肯嗎？」采姐問。

「不肯也要他肯。」亞山說：「他如果要硬，說不得就揍他。」

「唉！我的事怎好這樣來連累你們呢！」我想到萬一講不妥，真要動

（本文轉入21頁）

火的道

路

(續)

史



李紅英被他一激，就要發作起來了：「小小事情，也犯得着套這樣大的帽子嗎？」

「走啦，走啦，船要開了，還吵什麼？」趙一青故意說。他根本不知道船要不開。

而船夫果然高喊起來：

「邊加蘭，邊加蘭……。」
於是他們各自拿了帶來的東西，上船去了。

汽船的馬達「卜卜卜」地响起來，向海口駛去，出了海口，向右轉了一個大彎，就向邊加蘭的大海前進了。

船上有幾個其他的搭客，有的靜靜地坐着，有的在看報紙，有的在打瞌睡。

而這幾個年青人，似乎對於海有特別的一種感覺，都望着白茫茫的大海。

在海上，遠遠的地方，是天和水的相連，在水天相接的地方，偶而露出黛黑色的遠山。在水面上漂浮着疏落的魚棚，還有，那水面上奔駛着的船，只像一個黑點在蠕動。

在水面上，偶而有一兩條受驚的魚兒跳上水面，閃着綠白的鱗光。

那山後的一堆烏雲，這時已慢慢

地蓋上天空，寰宇間顯得有點陰沉了。船越向大海航行，波浪就越大。船隨着波浪一起一伏，船里的人就像坐在搖籃上的一樣。當船下降時，真的像要沉下去似的。

「這麼大浪，會不會危險？」陳紫雲擔心地問周思文。

「天空陰沉沉的時候，浪才這麼大。」周思文說：「但很少發生沉船的事。」

「怕什麼？」高笑明故意擠在陳紫雲身旁，好像很有胆量地說：「要是船沉了，我一定把你救起來！」其實，他心里也有點害怕，他坐船還不會遇過這麼大浪呢！他心想：要是船沉了，這社會可就損失了一個人才！

趙一青頑皮地眨眨眼，故意要嚇

陳紫雲，就提高聲音說：

「有一次我坐這樣的船出海，忽然遇見了大風浪，糟糕，一個大浪淹過來，船就被打翻了，船上有十多個，只有我和另外有幾個男子游回岸上，那些女的全部死光啦！」

「真的？」陳紫雲眼里流露出恐懼的神色：「可怕，早知我不來！」

「不要嚇他啦！」李紅英又對陳紫雲說：「別信他吹牛皮，你忘了，他根本就不會游泳的呀！」

陳紫雲一想起趙一青不大會游泳，就知道他是在編造故事來嚇人，臉紅了一陣，裝着生氣地罵他：

「像鬼！嚇死人！」
「我才不騙你呢？」趙一青很認真似的說：「等會你才知道，浪會更大的，一個大浪像一座高山一樣蓋過來——」

「你不要講，你不要講！」陳紫雲害怕地擺着手，看看趙一青還要講下去，就把耳朵掩住了。

趙一青看了，「哈哈」地笑起來。

船乘風破浪地繼續前進。

大約過了一個鐘頭，船就在丹龍頭的碼頭靠了岸。他們上了岸，再搭了車向周思文的家馳去。

車子停在大路旁，他們下了車，還要再走一段山路。

路的兩旁盡是排列整齊的胶林，一片陰森森的，簡直望不到盡頭。

周思文很久沒有回家了，這回重新投入胶林的懷抱，看見那些胶樹被風吹得搖搖擺擺，呼呼地作响。他心裏就引起了一陣感觸，不禁哼起「胶林，我們的母親」來：

「帶着熱烈的愛情，我漫步在那廣泊的胶林……」

梁萬全聽了，也隨着哼起來。唱完了後，梁萬全對周思文說：

「這首歌的感情很飽滿，很能表達人們對胶林的熱愛，只可惜它有點傷感，基調太沉了一點！」

「所有的歌我都不會唱，只有這首我才時時哼着，」周思文說：「這調子好像是為我而寫的！」

「我不喜歡哪，哼！頹廢主義！」高笑明說。

這時陳紫雲走在前頭，高笑明故

意走在她的後面。忽然——
「哎——」陳紫雲尖叫了一聲，退後了幾步，高笑明趁機把她扶住，她緊張地伏在他身上。

原來路旁的小樹上，有一條青竹蛇在可惡地吐着舌頭。

陳紫雲發覺扶住她的是高笑明，立刻不好意思地掙脫他的手，被嚇得蒼白的臉上浮起了一朵紅暈，趕緊奔到李紅英的身邊去，顫抖着聲音說：

「嚇死我了！嚇死我了！」

周思文在路旁找了一枝樹枝，對準那蛇頸距離頭部約三寸的地方打下去，那蛇立刻捲了幾下死掉了。周思文找了一塊石頭，把蛇頭打爛了，就把它丟進草叢堆去。

「蛇的要害約在距離頭部三寸的地方，打死了要把牠的頭打爛，不然牠會復活的！」梁萬全對其他的人說。他在鄉村，也常看見人家打蛇，村民這麼告訴過他的。

這下，陳紫雲不敢走在前頭了，老是跟着李紅英走。

大約走了二十分鐘。

莫來香就不耐煩地叫起來：

「思文，還要走多久啊，我的腳都走痛了。」

在新加坡，出門一步都有車搭，她還沒有走過這麼遠的路呢！現在走得有點氣喘，頻用手巾擦着額角的汗。

「多十分鐘就到啦！」周思文說：「忍耐一下吧，更遠的路我都走過呢！」

他們繼續走着。

不久，在前面的膠園旁邊，出現

了一間破陋的阿答屋，那就是周恩文的

的家了。

走到周恩文的

家，一位年約五十

多歲的婦人迎了出來：

「啊！阿文，你回來了！」她又

熱情地向其他的人招手：「你們都是

阿文的書友吧！好啊，來這里玩玩。

「說着趕緊搬了幾隻牛奶箱出來：「

請坐，請坐！」一會，又向廚房里喊

：「阿蘭，倒滾水沖咖啡！」

「伯母，不必客氣啦！我們和周

思文都是熟人！」李紅英說，她看見

這婦人的臉色因營養不足而顯得蒼黃

。

「那才好啊！你們難得來我家！

」她看見周恩文的弟弟好奇地趨前來

看，就吩咐他：

「去捉一隻雞來割！」

那少年約有五六歲了，頭髮沒

梳，赤着身子，只穿一條短褲，飛也

似的追雞去了。

「這是阿文的弟弟，苦命啦，小

學畢了業，只好割膠。」周恩文的母

親說着，看見大家都坐了，只有莫來

香還站在那邊，就把木箱搬過去：

「阿妹，坐啦！」

莫來香看了看那木箱，覺得有點

骯髒，怕弄髒了裙子，但又不好意思

不坐，就找了一張報子貼了，才坐下

去。

「我要去餵豬啦，你們坐坐！」

周恩文的母親說了，就提了一隻猪菜

向猪寮走去。

「思文，你上次說的那個可惡的

團主，住在那里？」梁萬全問。

「我們早就搬啦！」周恩文說：

「我們受不了他的氣，就搬到這里來

！這里的團主住在新加坡，是叫別人

管理的，因為園口大，我們也比較自

由。」

周恩文的妹妹阿蘭端來一壺咖啡

，李紅英趕緊接過來：

「多謝妳了！」

「沒有什麼。」阿蘭低着頭走了

。

這時，周恩文的第二妹妹阿珠，

担了滿滿的一担水，從他們面前走過

李紅英向她點了點頭，她笑了笑，就

飛快地走了。

（續自19頁）

起手來，朋友要是爲了我而吃虧，我

怎能心安呢？」

「妳放心，阿麗。」金德說：「

我們絕不允許他欺侮妳。他那種人要

是不教訓他，他是不知死活的。」

我們正在談着，亞狗仔又來了。

他見到屋裡人多，有點驚異，可是即

刻恢復了那種兇惡的態度。

「怎樣？」他看看衆人，說：「

阿麗，錢可以還我了吧？」

「拿去。」文叔把桌上的錢，向

他面前一推。

他老不客氣地坐了下來，迅速地

把錢點數了一下說：「五百六十元，

還差四百四十元呢？」

「多一個時候再還你。」亞山瞪

着他說。

「不行。」

「不行？」烏豆說：「那你要怎

樣？」

「不能還錢，她就答應我的要

求。」

「你不是人。」李順罵道。

「講話最好客氣一點。」他站起

來，說：「她有困難，我幫她，我有

困難，她不該幫我嗎？」

「幫忙？你要求這種幫忙，簡直

是一種污辱。」亞山說：「我告訴你

，識相的把這些錢先拿去，餘下的下

次還你，別再打阿麗的歹主意，不然

的話，哼！有你好看的。」

「朋友。」他說：「你是玩那一

邊的。」

「我不玩那里。」亞山說：「如

要的話，時間地點由你放好了。」

「好，我認識你們了。」他拿起

錢來，說：「阿麗，還有四百四十元

，限你最遲下個月的今天還清。」

他走了，我可鬆了一口氣，眼前

的大難總算應付過去了。我很感激這

些朋友，我說：「謝謝你們，真不好

意思，爲了我的事，教你們得罪人。

極點了。」

（待續）

來喝。

「喝吧！」周恩文端了一杯給她

。

「我不喝咖啡的！」莫來香說。

「騙鬼！」李紅英說：「我看過

妳喝咖啡！」

不得已，莫來香端起咖啡，閉着

眼睛喝了一口。

之後，李紅英對大家說：

「來，我們去看豬！」

於是他們一起向猪寮走去。

三十七

我們的社會，正橫溢着犯罪的浪

潮，這些罪行，大半都是那些無惡不

做的歹徒所幹的。他們的存在，對於

善良的人，永遠是一個嚴重的威脅。

私會黨問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

問題，如果不從根本上去解決，而只

靠拘捕，防犯，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這正如野草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又生。

過去，私會黨只是橫行在城市，

如今却已闖進了寧靜的村莊來，嚴重

地直接地威脅着樸實的村民，從這也

可以見到我們此處的社會，已腐敗到

極點了。

（待續）

——21——

「走啦，走啦，這樣臭，有什麼好看！」說着就逕自走開了。

這時，她對周思文的家產生了一陣的惡感：又臭、又髒、又窮、又偏僻……以後我死也不要到這鬼地方了！

七

吃過了晚飯，他們把一張桌子搬到門前，圍坐起來。只有一盞昏黃的煤油燈放在中間，好在十五的月亮懸掛在天空，不然這里沒有電燈，對於這些在城市的電燈下生活久了的年青人，可要不習慣了。

周思文泡來一壺茶，一邊談起來了。

「我們有機會集合在一起，大家應該都很高興，」梁萬全說：「以後，大家都走到社會上去了，我們恐怕沒有機會再集合在一起了，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夠談一談各自的感想，並說一說自己的志願。」

大家沉默了一陣。

「還是我先說吧！」李紅英看看沒有人說話，就打破了沉默：「我打算在畢業以後，把全副精神放在鄉村工作上，鄉會很缺人呢！」

「我也是一樣，」梁萬全說：「因為我覺得鄉村工作很重要。」

「到時才說吧，隨機應變就是了！」莫來香說了，就看了看周思文，她心裡想：不如早點結婚。

「思文，你呢？」梁萬全問。

「我嗎？我沒有太大的希望，我也不敢有太大的希望，現實給我的失

望太多了，我不相信太高的幻想會實現的！我只希望會考成績好，再找一份工作。」他心裡又再想：要是有了工作，我母親就不必那麼苦了，而且將來要和莫來香結婚，也有經濟基礎。他想了一會，又說：「當然，我還是在會寫詩的……。」

「老趙，你呢？」

趙一青有趣地欣賞着鄉村的夜景，沒有注意他們講話，被梁萬全一問，才如夢初醒地問：「你說什麼？」

「問你的志願啦！」李紅英瞪了他一眼。

「我的志願嗎？我從來就沒有去想它！」他把過長的袖子往肩膀上一拉：「天無絕人之路，條條大路通羅馬！」

「你非碰壁不可！」李紅英說。

「紫雲，妳呢？」

「我？我真不敢去想它哪！我們女孩子沒有力量，能做什麼事呢？我希望以後有人能助我一臂之力！」

高笑明一聽，心裡一動：好啊！妳希望人家幫助，那我以後幫助妳；我一定常常和妳在一起。

「老高，你的志願是什麼呢？」梁萬全又問。

「剛才我聽了大家的話，我覺得有些人的志願太渺小，有些人沒有志願，簡直要不得！」高笑明知道這是他發表議論的時候，不然等會老梁佔了上風，可要把我的威信壓下去呵！

于是他繼續說：「我準備搞政治！唯有政治才是最高尚的事業，才能真正為人民謀幸福，什麼鄉村工作，什麼寫詩，都不是澈底的辦法！」他心裡

也這麼想：我的理論這樣強，還可以做領導工作呢！要做做領導，不然就不要搞。

他本來想作長篇分析的，無奈頭腦空空，一直想不出話來。

莫來香看了一下高笑明，心裡想：他的口才才好，多會講話，要是周思文有他的口才，有梁萬全的魄力，那就好了！

李紅英聽了高笑明的話，又想發作，但她曉得忍耐了，她知道，每次和他爭，只有弄壞了彼此的感情而已，何況她的話，他一句也聽不進去。

「我覺得，大家讀了十多年書，應該對社會有多少貢獻，我們總不能沒有目的地生活呀。」梁萬全聽了大家的話，覺得大部份的同學都沒有很好的人生觀，他感到心裡一陣的難過，這樣下去，他們將來會在這畸形的社會上變成怎樣的人，還沒有人敢預料呢：「我希望大家能好好地想一想。」

梁萬全想到高笑明，就有點頭痛，他想：這個自視太高的人，真沒有他的辦法！他剛才說鄉村工作沒有用，明明是對我和紅英的一種偏見。梁萬全想直接指出他的錯誤，但他有經驗了，他知道這不能使他信服的，于是對大家說：

「你們喜歡聽故事嗎？我講一個園主拆屋的故事！」

「好啊！」陳紫雲興奮地拍掌。高笑明好像沒有聽見似地，把頭轉開。

其他的人却注意地傾聽。

梁萬全就把他那天園主拆屋不成

的「故事」講了一遍——

那天，梁萬全和李紅英騎了腳車來到鄉會，一個鄉會的負責人小張緊張的對梁萬全說：

「老梁，糟了，園主用羅哩車載來二十多個私會黨徒，要拆陳炳伯的屋子！你快快想個法子，怎麼辦？」

園主要趕陳炳伯搬走，他要到山崗上建一座吃風樓，但又不肯賠錢，鄉會向他交涉了幾次，他都不管，限定陳炳伯一個星期內搬走，陳炳伯不搬，現在他就要強拆了。

梁萬全略略想了一下，就堅決地說：「不讓他拆，快，去叫村民拿傢伙來！」

不一會，三十多個村民各自拿了扁担，鋤頭，鐵條等追來，梁萬全和其他幾個負責人也拿了木棍，向那批狂徒衝去，那些流氓一見人這麼多，趕緊跳上車，一溜烟去了。

大家哈哈地笑起來。

一會，一輛私家車駛來了，里面坐着園主和其他兩個人：一男一女。那些村民看見園主，憤怒異常，沖上去就想打，但被梁萬全喝住了。

那車裡的男子見有人追上來，緊張了一下，本想駕車逃走，看見村民被人喝住了時，就威風凜凜地下了車，手上握着一枝手槍。

原來這傢伙是陳紹昌，是上同班上開畢業特刊問題的陳紹昌。他看見梁萬全，不禁一怔，呆了一陣，沒想冤家路窄，會在這兒碰面，但一會就裝出個笑容，趨上前去：

〔待續〕

阿

基

(續)

伊度士著
演映譯

他穿上外套，急急忙忙跑向他那輛停放在庭院裡的汽車裏去。

「看醫生去，」他很大聲地向司機喊道，他自己則消失在汽車裡。

第四章

「你瘋了，先生。」這是醫生診病後，給阿基的主任的診斷。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根本就沒有瘋。

看病出來，他回到辦公室去，雖然心裡頭已經拿定主意不再提起有關阿基辭職的事，可是很突然的，他的嘴唇又不知受到什麼東西的推動，他又不由自主地將這事告訴辦公室裡的一個職員：

「阿基將在明年八月十六日死去。」

那個職員一聽到主任的話就眼巴巴地望着他許久許久，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的主任，他是想確定一下到底他的主任的眼睛是否還和平時一樣地閃耀着光芒，過後他又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主任的身上，看看主任的一舉一動和以往有沒有什麼異樣。這時的他，真是呆若木雞，目瞪口呆地將嘴張得大大的，致使主任看了他的這副嘴臉而怒火中燒，盛怒之下把他趕了出去。

當他自己還不能鎮定下來的時候，他就已經把這事轉告他的同事了，一傳十，十傳百，在短短的半小時內，整個辦公室裡的職員，幾乎是人人皆曉。那句話一直在他們腦海裡迴旋着：

「阿基將在明年八月十六日死去。」

不但如此，好些職員還是一直我徵你詢地問個不停：

「是醫生的預告嗎？他不是已經恢復了健康嗎？為什麼他並不像是一個怕死的人呢？」

不知是從那一個角落傳來了似是回答的聲音：「沒有人知道。阿基可能是卜命家。呀！不，也許他有魔術在身。他不怕死，是因為他素來心地善良，上帝不會對他過意不去的。」

在這之中，有一個青年不受那麼多人的影響，對於阿基死訊的說話，他視為無稽的謠言。他坐在枱面上，嘲笑那些呆若木雞的那般人，他覺得惡（口旁）心的是他自己的民族那麼輕易地就受那些謠言閉話所影響。

「謠言，都是毫無根據的謠言。對於一個人的死，到底是由誰來決定的呢？上帝已經死了不成？」他高聲地問道。

他執起筆來隨手就寫，可是這一次不再是數目字了，而是用字母所籌成的字，這些字連了起來形成了一首詩，寫完了之後，他很滿足地微笑了，而且他還把這首詩朗誦了出來：

上帝已經死了，
如今阿基做了上帝，
但阿基也將死去，
因此誰也不能永存。

不是上帝，不是阿基，也不是我！

這首詩就像是通過收音機廣播出來一樣，不一會兒就傳進了所有職員的耳裡，眾人皆知了。由於內容的談諧，很多人為其所吸引，甚至還有一些人還齊聲把它唱了起來，一剎那間辦公室裡，由於歌聲的响亮，幾乎要爆炸了。

坐在裡面的主任立刻聞聲而出，從他的表情舉動上看來，他已經是生氣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了，可是當他跑到大廳上的時候，他像着了魔一樣地站立不動，不知怎的他也跟着大家把歌唱了起來。其中有幾個職員把他圍繞起來，隨着又把他抬起來讓他

坐在他們的肩膀上，繞着辦公室遊行。所不同的是在那首歌裡不再提起阿基，因為已經用「我的主任」四個字代替了他：

上帝已經死了，
如今我的主任做了上帝，
但我的主任也將死去，
因此誰都不能永存。

不是上帝，不是我的主任，也不是我！

正在這時阿基突然出現在大廳上，高抬着主任的職員們，一見阿基就一湧而上，險些把主任拋倒在地上。接着他們把阿基抬了起來遊行，而那首歌又一次重新地提起阿基的名字。

在眾人肩膀上的阿基不斷地微笑着，他感謝上帝，因為在他還沒死去之前，就讓他得到人類給於他那麼高的榮譽。

後來他又看看那個跌痛了的主任，致使他不敢再往下面看，雖然他不怕死，但是他總不想跛着脚或是帶着一個破了的頭壳去謁見上帝。但是幸運的，他們把他抬到椅子上端放下來，就各別回到各自的崗位上去，可是在每個人的心坎裡已經深深地印上了這首歌的內容，雖然現在整個辦公室裡是沉靜一片，其實每一個人的心還繼續在歌唱。

這樣的情形持續了一個鐘頭才產生了第一個反應，好像是剛從酣睡中甦醒過來一樣，一個哈志（會參調麥加聖地者之尊稱——譯者註）很生氣地站在桌子上，顯然像一個演講者的姿態一樣地用很响亮的聲音說：

「你們都是叛徒！都是上帝的叛逆者！你們都將被遣到地獄去！叛徒！叛徒！叛徒！」

接着又有一名職員聞聲而起來提議說這首歌不許再唱了。另外也有人建議，如果有誰敢再說上帝已經死了，應於以革職的處分。

所有的職員聽了都高聲呼喊：

「革職！革職！只有上帝才能永恆不變。」

在尖厲的呼喚中只有這首詩的作者沒有介入，他微笑着地譏笑他們，看來他似乎還有其他的辦法來

折磨這班人。

他把這首詩編上歌譜，還到電台演唱，我們可以從收音機的廣播中收聽到這一項目，青年男女的歌聲在音樂隊的伴奏下演唱了出來，但是，歌只演唱到中途，就聽到有人高喊「停止」的聲音，音樂隊也立刻被令離開。

第二天，這個年輕的詩人沒有來上班，只有主任得悉他被逮捕了，據說這詩人不僅是一名官員，他還是名聞遐邇的詩人，除此之外，他也是音樂隊的領導者呢！

第五章

當阿基還有四個月就將死去的那一天，他為他的兒子阿巴舉行了一個五週歲的誕辰慶會。蘇拉士咪準備了許多的糕餅，時至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各方的賓客相繼抵達。一向沉靜的屋子這時正是熱鬧非凡，阿巴屢受賓客的親吻，而阿基夫婦也領受了不少對阿巴的讚語。

音樂也被邀到會助興，幾首歌已經演奏過了，但是看來賓客們似乎還是不很滿足的樣子，他們像是希望聽到更加吸引人的曲子。其中有些人在低聲細語：

「阿基之歌呢？不準備演奏嗎？」他們之中也有些人會聽說過有關數月前發生在阿基辦公室裡的事件，而且也知道會有一位青年以阿基為題材寫了一首阿基之歌。可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青年這時正在他們之中，他們更不知道的是，這青年會因演奏這首歌被捕而身陷囹圄為時一個多月呢。

後來他們終達一致意見要求演奏這首歌，這青年作者為此猶疑了好一會，但最後他還是同意，只要將全部的窗戶關閉，不致讓警方人員聽到，他是準備演奏的，一言既發，賓客們七手八腳地把所有的窗戶都關起來了，於是廳上响起了歡呼之聲：

「阿基之歌！阿基之歌！」

誰也沒有想到這時在人群裡有一名警察是阿基的多年摯友，他不但是盡情地引吭高歌，而且他的歌聲比任何人都強得多。不但如此，他還清楚地說了些話，大事把警察諷刺了一番。

音樂隊首先是緩慢的節拍演奏這首歌，可是後來隨著賓客感情的激動，節拍一直提高，最後終變成一首激昂的歌。所有的人跟着緊奏的拍子，清晰地唱歌唱出，而且他們堅信，千萬萬萬地上帝早已滅亡。

阿基眼見着這樣的情景，他只是微笑着，最多也不過是露出一絲譏嘲的笑聲。他覺得以前在辦公室裡而現在是在他家的這些人，其實跟禽獸無異，只要他們相處一起，他們就失去了理智。

阿基知道，他此時是不能用言語來表達他的感情的，因為人總是不喜歡看到自己的出身原來是那麼低賤的，世人著書創作，寫了許許多多的書籍，莫過是藉此辯駁人類是由猿猴演變而來的學說。因此他又噴聲譏笑這班人，而且他心裡頭也仔細地思索，以後他在天堂裡的生活是多麼的其樂融融矣！

阿基之歌一演奏完畢，接着所有的窗戶又被打開了，廳上熱氣薰天，賓客們個個汗流夾背。有幾個婦女只在高談闊論如何消除汗臭的方法，他們的爭論各有各不相同的見解，有的純粹從衛生方面去解釋，有的從性方面去看，有的則從宗教方面去爭辯。但在這幾個見解中，只有以宗教為理由的人受到眾人的嘲笑，可不是嗎，剛才他們不是異口同聲地說上帝已經死了嗎？

站在角落裡的幾個男人對這些高談闊論的女人有點坐立不安，他們懷疑到底這般女人是否針對他們而大展唇槍。

蘇拉士咪端上糕餅，忙個不停地招呼客人，客人都說她做的糕餅滋味很好，而且還說她的孩子長得漂亮，天真活潑。後來她們又似信非信地異口同聲向她問道：

「你的丈夫真得會死嗎？什麼時候？如果真得我們可要先做些必要的準備。」

她們雖提出這樣的問話，但卻有帶點開玩笑的口氣，因為她們根本就不相信歌中的阿基會成爲事實。可是一旦蘇拉士咪很認真地回答時，她們可被嚇得臉青唇白，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不錯，阿基就將死去，他能活着也僅僅只剩下四個月的時間了。阿基還告訴我他不要在第二天下葬，他要在當天就料理清楚這些後事，因此我相信如果諸位在五點半左右抵達，還是趕得及的。」

一個上了年紀身體肥胖的婦女，雙手抱着蘇拉士咪，搖晃着她的肩膀說：「是真得吧，蘇拉士咪，你可不是在開玩笑吧？喲……上帝！」

然後她就倒在椅子上，嘴裡還是不停地喚着上帝的名字：

「上帝呀！世界的末日快降臨了吧！」

在靠近她們談話地點的一個男賓客認爲，阿基是會死的，因為據他說，他見過一些人一遇有死的先兆時，結果都死去了。另外的一些人則認爲也許是有另外的可能，說不定這正是阿基熟睡時，上帝賜於他的一種啟示，就像回教鼻祖默漢末德一樣，上帝賜於他靈感，一手寫成了可蘭經。

這一個晚上的宴會，不但沒有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相反的大家都拿宴會的主人做爲談話的資料。如果對主人有什麼批評時，他們就低聲談論，不願讓他人聽到。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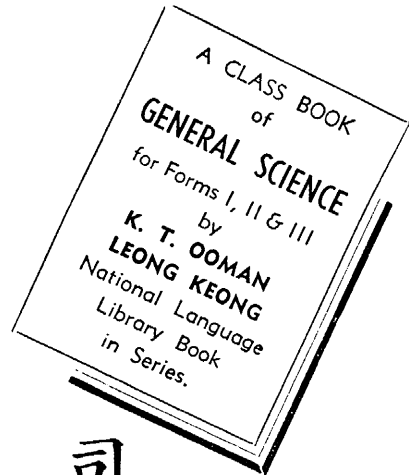
〔續自17頁〕

(五)

一年又一年，福禮伯他們依舊擺脫不了身上的繩索，摧毀不了頸上的枷鎖，他們多麼地期望有一天，能把這些吮人血汗的繩索燒光，把這些壓得人透不過氣的枷鎖摧毀掉。

註：「一槽」——四個人，一張魚網及一艘船爲一單位。

**PRINTERS
BOOK-BINDERS
EXERCISE BOOK MAKER
AND
PAPER IMPORTERS**



集成公司
CHIP SENG & CO.,
P. O. Box 917 Cable Address: "CHIPKOH"
KUALA LUMPUR.

Office:
19, Jalan Cecil, Kuala Lumpur.
Tel. No. 85447

Workshop:
Lot 14, Light Industrial Area,
4½ Mile, Klang Gates Road,
Tel. Nos. 61502/61479

建達汽車公司

巴生惹蘭拉也壹士門牌三十五號
電話：三二一〇八

KIEN TAT USED CAR CO.,

DEALERS IN NEW & SECOND-HAND CARS, AGENT MOTOR
FINANCE AND INSURANCE AGENT.

No. 35, JALAN RAJA EAST, KLANG. TEL: 32108

—:o:—

本 號 買	賣 新 舊	汽 車 分	期 付 款	兼 代 理	汽 車 各	種 保 險	等 諸 君	光 顧 無	任 歡 迎
-------------	-------------	-------------	-------------	-------------	-------------	-------------	-------------	-------------	-------------

文化服務社
CULTURAL AGENCY

吉隆坡蕙賴四條石門牌第廿八區一號A
No. 1A/28, Batu 4 Jalan Cheras,
Kuala Lumpur.
TEL: 25861 電話: 二五八六一

專 營

各 種 文 具	紙 張 墨 油	信 封 蠟 紙	諸 君 光 顧	一 律 歡 迎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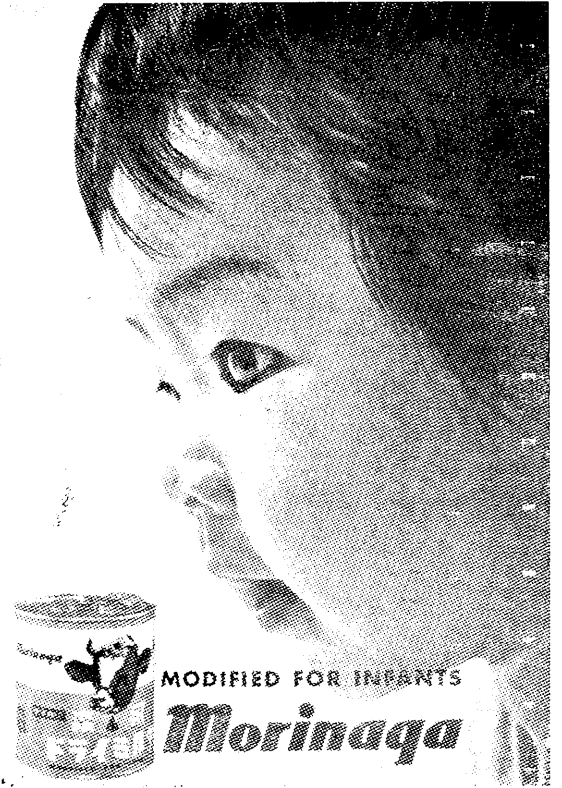
本號代理

玉兔牌：蠟紙，油墨



玉兔標
國際實業工廠出品
Rabbit
油墨
腊紙

森永奶粉



MORINAGA BABY FOOD

含有促進嬰兒頭腦營養的健腦素

- 最易溶解
- 不必添加蔗糖
- 含有十二種維他命
和三種礦物質

森永牛乳(馬來西亞)有限公司
吉隆坡蕙蘭曼拉門牌八十五號
MORINAGA MILK (MALAYSIA) CO., LTD.
KUALA LUMPUR.